

彙纂麗史

二十二

叛逆傳

韓恂 洪福源

李現 趙叔昂

卓青

趙暉

金俊林

非茂

趙彞

金裕

李恒

韓洪甫

于琰

崔坦

裴仲孫

曹頤

金義

趙日新

金鏞 奇輒

盧頤

權謙

崔濡

洪倫

金文

絃 金義

辛旽

外夷附錄

契丹傳

女真傳

日本傳

U 6
4062
22



リ伊
4062
22-22



木齋家孰纂麗史卷之四十五

叛逆三



韓恂

韓恂多智皆義州戍卒恂為別將智為郎將高宗六年二人叛殺其防戍將軍趙宣及其守李棟自稱元帥署置倉監使及臺官擅發國倉諸城響應遣將軍趙廉卿郎中李公老招撫之恂智黨五十餘人至嘉州客舍曰兵馬使趙冲金君綬丁公壽等清白愛民餘皆貪殘厚斂於民剝膚椎髓不堪其苦乃至於此耳崔怡聞其言以安永麟柳庇俊弼李貞壽崔守雄

麗史卷之四十五

李世芬高世霖等嘗詣事忠獻或爲按察或爲分道
於西路皆分配諸島先是朔州分道將軍黃龍弼性
貪暴州人知龍弼意在求貨賂官藏銀器龍弼巡至
安北府恂智黨來攻其府齊聲唱曰朔州銀器宜速
還之龍弼慚憤自刎北界諸城多爲恂智所陷於是
命三軍往討明年恂智割清川江爲界投東真潛引
金元帥孛哥下屯義州自領諸城兵屯博州相爲聲
援中軍兵馬使金君綏與宣撫使李公老議遣郎將
尹忠孝朴洪輔寄書孛哥下開陳本末諭以禍福責
其違盟孛哥下悟佯怒拘忠孝等遣郎將郭允昌召

恂智恂智擁兵六百赴之孛哥下宴慰并及諸城賊
魁慰籍甚厚因疏其姓名翼日伏兵設宴酒酣伏發
捕恂智及其黨尹大明韓存烈等悉誅之乃遣忠孝
回牒並函恂智首送京分配其黨海島後皆遇赦還
鄉九年恂智黨復引東真兵萬餘入靜州遂侵義州
防守將軍守延與戰敗績麟州人謀與賊通爲內應
防守將軍知之出屯城外以解其謀勒兵掩襲東真
兵斬二百餘級王遣中軍兵馬使李迪儒右軍兵馬
使趙廉卿後軍兵馬使金淑龍發西京兵追捕之同
時有振威人同正李將大直長李唐必者乘契丹之

亂與別將金禮謀不軌嘯聚徒衆劫奪縣令符印發倉賑貸村落飢民多附之移牒劾郡自稱靖國兵馬使號義兵至宗德河陽二倉發粟恣人所取將寇廣州王遣郎將權得才散員金光啓等與按察使崔博發廣水二州兵討之不克更徵忠清楊州道兵攻之獲唐必禮賊徒潰散將大奔尚州被擒械送于京皆伏誅

洪福源

洪福源初名福良唐城人其先徙居麟州父大純爲州都領高宗五年元遣哈真扎刺攻契丹于江東大

純迎降十八年撤禮塔至福源又迎降于軍二十年福源爲西京郎將與畢賢甫殺宣諭使鄭毅朴祿全據城反崔怡遣家兵三千與北界兵馬使閔曦討之獲賢甫送京腰斬于市福源逃入元擒其父大純及弟百壽悉徙餘民于海島西京遂墟福源在元爲東京總管領高麗軍民凡降附四十餘城民皆屬焉讒構本國隨兵往來怡患之欲悅其心官大純爲大將軍百壽爲僧髮之爲郎將以張暉爲福源女婿賂遺不絕福源感之讒構稍弛然自是元兵歲至攻陷州郡皆福源導之也三十七年元徵大純入朝永寧公

淳之入質也館於福源福源遇頗厚久而相隙淳積不平四十五年福源密作木偶人釘頭埋地或沈井呪詛校尉李調嘗逃入元依淳覘知之以奏帝遣使驗之福源曰爲兒病瘡歷之非有他也因謂淳曰公恩我久矣何反使讒賊陷我所謂養狗噬主也淳妻皇族女聞其語甚厲不遜呼譯者具問大怒呵福源伏於前切責曰汝在爾國何等人曰邊城人又問我公何等入曰王族曰然則真乃主也汝實爲犬反以公爲犬噬主何哉吾當奏帝因詣帝所福源號泣叩頭淳追止不及福源傾產貨與淳倍道追之中途遇

勅使令卽蹴殺福源籍沒家產械其妻及子茶丘君祥等以歸福源諸子憾父之死謀陷本國無所不至元宗二年茶丘雪父冤令帶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摠管十二年茶丘奉詔來見王不拜以中書省牒索其奴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將遣之茶丘故爲遷延不偕蓋欲激帝怒恐動之也時官奴崇謙功德等反謀殺達魯花赤事覺捕鞫之茶丘欲使崇謙辭連本國因起兵襲取京城密引達魯花赤脫朵兒議之蒙古法凡議事意合則脫冠以示茶丘等皆脫冠脫朵兒不脫爲之明辨故得無事茶丘討

三別抄于珍島其族屬多從之明年倭船泊金州慶
尚安撫使曹子一恐元責交通密令還去茶丘聞之
嚴鞫子一誣奏高麗與倭通王遣張暉請釋子一一
日茶丘遽還元人莫知其故王慰諭之十五年帝將
征日本以茶丘爲監督造船官軍民摠管茶丘剋期
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徵集工匠諸道騷然帝又命
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又命爲東征副元帥茶丘以忠
清道稍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
府卿朴暉代之茶丘與忽敦金方慶等征日本忠烈
三年帝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爲征東都元帥時韋得

儒等誣構方慶大獄起茶丘在東京聞之奏帝來問
欲令方慶誣服嫁禍於國拷訊極酷未幾帝召還茶
丘常怨本國君祥以爲寧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爲本
國興利除害頗有力焉十八年又欲征日本令本國
造船君祥進言曰軍事至重宜先遣使問諸高麗然
後行之帝然之遣君祥來問王曰臣旣隣不庭之俗
庶當躬自致討以效微勞明年元遣君祥姪波頭兒
來管造船事波頭兒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云錦還
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二十年帝崩君祥
白丞相完澤寢東征二十一年王嘉君祥功封三韓

壁上功臣益城侯尋拜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
臨安公國制非出身科第不得爲文翰官崔怡擅政
自爲監修國史猶不得兼修文殿君祥時爲元朝集
賢大學士故得拜焉百壽子誥官累僉議評理忠宣
初拜贊成事江寧君忠肅五年死子綏鐸翊暉興海
人位至中贊無他功能以君祥仕元有功本國故凡
遣使入朝多以暉副之遂至極品有柳宗者初附崔
沆爲江華判官及金俊謀誅竝宗與文璜欲殺俊事
洩流海島嘗與寡妹宿一房虎穿壁攫其妹齧斷宗
一臂後又附茶丘好說國家陰事得罪沒其家

李峴 趙叔昌

李峴高宗時人性貪婪好傷人嘗爲選軍別監多受
賂銀人號銀尚書轉官至樞密副使使于蒙古被留
二年說也窟曰我國都介于海島貢賦皆出州郡秋
稼未穫畚襲州郡都人必窘蒙古從之峴受金牌導
也窟而來隨蒙兵論降諸城至楊根天龍二城脅之
曰掠山東州春州並以不降見屠宜速出降若守將
不許卽斬以來二城降自爲達魯花赤率二城降民
攻忠州城七十日不下及蒙軍還不得隨去乃來其
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爲已有銀釵至滿一筭宰樞

會議峴以宰相身犯叛逆宜加族誅於是棄市籍其家沈其諸子于海妻及姊妹女壻並流于島

趙叔昌平章事冲之子高宗十八年以防戍將軍在咸新鎮蒙古元帥撒禮塔來圍鎮曰我是蒙古將也汝可速降否則屠之副使全憫懼與叔昌謀以城降謂蒙人曰我趙元帥子吾父曾與貴國元帥約為兄弟間發倉餉蒙軍叔昌為書諭朔州宣德鎮使迎降蒙人所之今叔昌先呼曰真蒙古也宜亟出降至鐵州蒙古攻之愈急判官李希績死之蒙兵遂屠其城未幾咸新鎮報于朝曰國家若遣舟楫當盡殺蒙人

小尾生等卷城如京乃命金末時三十人具舟楫以往果殺蒙人幾盡小尾生先覺亡去憫率吏民入保新島後挈家乘舟還京溺死叔昌官至上將軍畢賢甫之反辭連斬于市

卓青 趙暉

卓青定州人高宗四十五年蒙兵大至高和定長宜文等十五州人入保猪島東北面兵馬使慎執平以猪島城大人少守之難以十五州人徙竹島島狹隘無井泉人皆不欲執平強驅納之人多逃散入者十二三執平分遣別抄請粟於朝催運他道守備稍懈

青乃與龍津人趙暉及登文州諸城人合謀引蒙兵乘虛殺執平及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京別抄等遂攻高城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摠管府于和州以暉為摠管青為千戶明年暉黨自稱官人引蒙兵來攻寒溪城防護別監安洪敏率夜別抄出擊殲之王使郎將金器成別將郭貞有賚國贐如蒙古屯所器成至文州暉黨殺器成弁僉從十三人掠國贐而去引東真國兵屯春州泉谷村有神義軍五人詐稱蒙古使者馳入其屯曰解爾弓劍聽元帥教命高麗太子將

入朝汝何殺高麗使者奪國贐乎爾罪當死皆伏地股栗於是揮鞭召別抄四面攻之無一脫者遂得國贐及器成等衣物而還元宗十二年襄州民張世金世等謀殺守令吏士將逃匿遠地事覺誅其餘黨天瑞等八人潛投暉請兵暉給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縛知州事誣以謀率人民徙居海島脅遷于和州王請達魯花赤遣人往諭天瑞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而去王奏于蒙古請治天瑞帝遣只必哥來問暉自蒙古還謂只必哥曰我奏襄州實自納款非出驅迫帝即以詔授我使勿問只必哥遂不問子

琪襲摠管

金俊

金俊初名仁俊父允成本賤隸背其主投崔忠獻為奴生俊及承俊俊狀貌魁岸能射性寬謹好施與以得衆心日與游俠子弟羣飲市肆有術僧見之曰此人後必當國朴松庇宋吉儒等延譽崔怡怡寵任之每出入必使俊扶持授殿前承旨俊通怡嬖妾安心配固城數年乃還怡之名沆為後俊有力焉及沆襲權補別將益親信沆死竝獨任崔良伯柳能而疎俊俊不平及吉儒之敗益相疑貳高宗四十五年與柳

璿松庇等誅竝復政于王俊進曰竝不恤生民坐視餓死而不賑貸臣等舉義誅之請發粟賑饑以慰人望卽授將軍賜衛社功臣號勲為第二尋拜右副承宣初有權施者娶怡妾女得拜僕射子守鈞拜將軍守鈞壻文璜亦拜少卿及施父子以事罷竝又被誅璜心常快快欲殺俊為竝報仇璜子光旦英旦與隊正崔注錄事柳宗植李秀之校尉玄君壽等結約殺俊會密室屏左右謀之將各引所親勇士舉事宗植往別將金仁問家見壁上有劔取而撫之曰君文夫也當此時可用此物取卿相安能效兒女子碌碌

乎仁問異其言而不對宗植去仁問恐禍及已遂語
指諭白求貞告俊逮捕宗植問之果服俊以宗植素
狂其言戲耳譴而放之君壽聞宗植被鞠奔夜別抄
營告璜謀俊聞之鞠璜注光旦英旦等殺之盡殺其
與謀者籍其家宦者金仁宣性溫雅王愛之俊啓事
仁宣出入傳旨相與比附俊妻仁宣姪女也仁宣年
六十官亦極于南班七品俊力請除參職王亦欲授
之恐成後例竟不許元宗元年改策功以俊爲第一
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柱國翼陽郡開國伯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一日往水州廣因院施酒食

於行路四年守太尉參知政事判御史臺事明年蒙
古徵王入朝俊爲王設百高座於大觀殿講仁王經
王謂俊忠賜從者爵有差又命爲教定別監糾察國
家非違王如蒙古命俊監國俊以別抄三十人晝夜
衛其家王還國欲封侯立府下制曰參政金俊誅戮
權臣復政王室功業之盛復出千古頃者北朝責令
親朝以無舊例依違未決大兵連歲來侵朝議罔知
所從俊爲國深謀奏雷使臣督辦方物盤纏與使偕
行獲蒙天眷錫與便蕃旋命歸國社稷復安厥功茂
著宜答以殊寵有司其議以聞六年拜侍中尋冊爲

海陽侯一依晉陽公故事俊嘗以事囑忠清道按察使邊保保不聽俊白王流之募射士多出銀嬰許中者取之時能射者以百數未有中者有一人中之卽授散員俊令四品以上出銀有差以充國贖遣使購富民金銀刑法苛峻舊制八關閱樂日堂後門下二人盛設宴近因兵荒廢已久俊乃置宴禮都監移牒州郡備供具民甚苦之後遂寢九年蒙古帝遣使徵兵勅俊父子及其弟冲皆赴京師冲卽承俊也俊聽將軍車松佑言謀欲殺使渡入海中再白王王不聽俊謂松佑曰上固拒奈何松佑等曰龍孫不但今上

諸王固多况太祖亦以將軍舉事公何疑焉俊凜然之遂決謀欲殺使令都兵馬錄事嚴守安告冲守安詣其第極言不可冲信之遂沮其謀然俊益拒帝命王甚怏怏俊恐蒙古見責大會五教沙門於其第供佛祈福初俊家奴與龍山別監李碩有感聞碩載內膳二艘泊於江訖碩於俊遣夜別抄奪之入其家分與夜別抄未幾俊見王王以碩所上膳狀示俊俊變色退還收以獻王却之曰旣奪復獻於義可乎是皆寡人祭醮之須碩久稽不進見奪於俊乃碩罪也流于島遂以內侍權仁紀代之尋召碩還由是王益惡

後國子學諭洪惟敘嘗以書狀伴蒙古使入朝與金裕說俊密事有申百川者素爲惟敘所侮聞其言以告俊俊殺惟敘俊自言嘗誅權臣發蓄積活人多矣雖卧市街誰敢害我由是聞人惡言不以爲意列置農庄以家臣文成柱管全羅池濬管忠清二人爭事聚斂給民稻種一斗例收米一碩諸子效之競聚無賴怙勢恣橫侵奪人田怨讟甚多俊嘗欲邀王燕撤隣舍以廣其第窮冬盛寒晝夜督役屋高數丈庭廣百步其妻尚嫌曰丈夫眼孔亦爾小邪及封宅主每入見宮主先拜俊旣封侯效宗室右奉笏每日平生

未慣故有時左人笑之時有淫巫號鵲房出入俊家俊惑其言國家事皆占吉凶時號鵲夫人俊每於蒙使來輒不迎待使若徵詰輒言可殺樞副林衍嘗與俊子爭田俊曰我在尚爾况死後乎吾寧忍視此人邪衍妻嘗手殺其奴俊曰此婦性惡當遠流衍聞之益銜卽將康允紹得幸於王且與衍善知王忌俊屢言於王曰諸功臣皆與俊善惟林衍不附又謂衍曰國勢危殆將若之何衍曰王如有命臣豈惜死允紹以奏王曰真忠臣也一日衍謂宦者崔璵令共圖俊璵若許之內懷懼怯遷延數日衍曰言出我口入君

之耳洩命在朝夕奈何璵卽與宦者金鏡入奏王許
之衍遂制大梃盛積若膳物然預置宮中約日舉事
會王出餞蒙使俊黨皆不扈從故末果王恐事洩終
夜不寐宣言有疾分遣中使禱諸神祠佛宇詰朝俊
不赴衙鏡等以王命召之俊急趨朝俊妻族宦者朴
文琪知其謀奔詣俊遇諸道以左右擁衛不敢告冲
聞俊赴衙亦至朝堂璵傳旨引俊至便殿前稱王不
豫引入政堂令別抄金尚梃擊之俊大呼遂斬之又
引冲入內冲見血痕欲走出宦者金子廷使其弟子
厚殺之俊從者欲入救子廷當門稱旨却之曰今俊

兄弟已誅汝等入內何爲推而出之衍分遣夜別抄
捕俊諸子及其黨皆斬之俊子柱聚其徒謀拒之夜
別抄指諭高汝霖等至柱謂汝霖來助已且喜且懼
慰以好言汝霖持疑未決將軍曹子一亦率介士繼
至不卽前校尉徐靖射柱誤中屋角柱走入門子一
等麾其衆使進柱踰垣而走追騎斬之前數日柱夢
一紫衣人來坐廳上使人執俊諸子以針線貫之最
後及柱針者曰此亦貫乎紫衣曰何獨赦也遂貫之
柱果後誅俊子柱皚祺靖柱初名用材同知樞密院
事皚嘗赴舉平章金之岱掌試難其第擬以乙科四

人王擢第三初拜閣門祇候至右副承宣體母常與
俊謀欲以體爲嗣凡體事每右之營其宅多壞人家
樑棟楹桷必以紋木異材雖遠必致金碧相輝壯麗
無比園囿花卉皆取奇品棋靖皆將軍冲清介自守
見其兄與諸姪所爲常切責俊與諸子皆憚之冲臨
刑歎曰予無所知人皆惜之誅其黨大將軍崔暉將
軍車松佑康保忠玄壽朴承益郎將方冲山池濬文
成柱指諭葛南寶家奴誅者不可勝紀流俊妻及將
軍崔公義上將軍金洪就于海島將軍李悌孫元慶
自刎死初俊流固城縣人朴琪頗有恩俊以爲養子

累授承宣及俊誅棋怏怏不食肉夜則潛泣衍聞之
白王殺之李宗器者永川吏逃入京以勇力稱從俊
誅竝累遷大將軍衍亦殺之及死歎曰若知至此當
早殺衍羣臣表賀誅俊松庇初以德原吏籍軍伍以
誅竝功累官至參知政事性寬洪不與人爭功忠烈
四年卒子成大

林衍 惟茂

林衍初名承柱鎮州人衍蜂目豺聲趨捷有力能投
蓋于屋梁爲大將軍宋彥祥廝卒後歸其鄉蒙兵適
至衍與鄉人逐之遂補隊正有林孝侯者通行妻衍

知之誘孝侯妻通焉孝侯告有司欲治衍金俊壯其
爲人力救得免後薦爲郎將衍常呼俊爲父冲爲叔
父遂與俊誅竝爲衛社功臣累遷樞密副使及俊當
國專擅元宗忌之衍又與俊有隙遂與金鏡崔璵等
誅之尋忌鏡璵勢逼已遣夜別抄捕鏡璵及其弟琪
斬之御史大夫張季烈善騎擊璵爲王親信常出入
卧内大將軍奇蘊爲王庶妹婿參典機密籍俊家財
以珍寶賂鏡璵衍惡之並流于島集三別抄六番都
房子毬庭與宰相議曰我爲王室除權臣王乃與金
鏡等謀欲殺我不可坐受戮我欲行大事宰相莫敢

對衍歷問之侍中李藏用乃以遜位爲言參知政事
俞千遇力言不可衍未決而罷翼日夜衍囚前將軍
權守鈞大卿李敘將軍金信祐歷數其罪皆斬之以
恐衆心衍擐甲率三別抄六番都房詣安慶公涓第
會文武百僚奉涓呼萬歲入本闕卽王位宗室百官
朝賀忽風雨暴作拔木飛瓦賀畢衍卒然下階拜藏
用蓋喜遜位之策也時王在辰巖宮衍使左副承宣
李昌慶逼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昌慶進所乘
馬使其從者五人分侍王妃遷于別宮尋遷王于金
皚舊第盜內帑珍寶初衍謀廢立司空李應烈曰龍

孫非一何必今王至是應烈呼嘯踴躍喜形於色應
烈衍子惟茂婦翁也渴以衍為校定別監衍移入金
俊舊第渴遣六番都房衛之時世子自燕京還至婆
娑府靜州官奴丁五孚潛渡江告變曰林衍既廢立
恐東宮聞亂不入國使夜別抄二十人伏境上以待
世子聞之疑恐大將軍鄭子璵曰彼豎子何敢爾無
根之說不足信羅裕策馬進曰事未可知觀變而入
猶未晚也毋為賊臣所紿武德將軍金富允亦言之
諸校鄭仁卿麟州守臣保子也潛渡江就父搜問具
以狀還白五孚又曰告奏使郭汝弼在靈州請使人

召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者執汝弼于靈州又執義
州譯語鄭庇問知其實然後世子痛哭欲還入蒙古
諸臣皆猶豫不肯從獨仁卿力勸乃行衍擅廢立自
謂無可患及聞世子北還日夜憂懼將軍俞元績與
郎將鄭守卿欲誅衍復王位言於將軍尹秀秀陽諾
奔告衍衍捕鞫之守卿不服元績服遂殺之籍其家
蒙古遣使責廢立衍誣王以病遜位對蒙古遣兵部
侍郎黑的詔徵王及渴衍問之衍懼會宰樞其第議
答詔書嘆曰我欲正國後朝于帝所今徵詰甚急將
如之何因泣下宴黑的賂珍寶甚多又令三四品各

以空名實封陳答詔便宜黑的令復王位衍不得已
會宰樞議廢洎復立王同知樞密趙璩居常恭遜頗
得衆心衍之廢王也璩病不與及衍擅權朝野歸心
於璩將軍金文庇欲誅衍與璩子將軍允璠已定約
使告璩璩不從文庇知事不集反告於衍衍流璩黑
山島殺允璠籍其家璩力能圖衍而懼怯速禍時人
惜之一日有人見慈恩寺設齋樹幡告衍子惟幹云
亂作官旗已樹矣惟幹奔告衍闔門驚駭王如蒙古
衍恐王洩廢立事使惟幹及腹心扈從王京師惟幹
因康和尚彌縫其事奏之帝勅云世子與李藏用已

啓朕所詳知汝父擅廢王信乎惟幹奏此李藏用所
爲請問之帝問藏用及申思侓元傳各以實對帝頷
之惟幹復欲言帝止之曰汝言皆妄也遂繫其頸命
中書省牒衍曰汝子及臣僚所奏朕意未詳汝於此
時宜卽入朝明辨衍欲拒命遣夜別抄于諸道督民
入居諸島衍憂懣疽發背而死天陰旬餘至是開霽
時順安侯琮監國惟茂請贈參知政事謚莊烈琮又
以惟茂爲校定別監惟茂集都房六番自衛其家使
惟相領書房三番衛惟幹家爲外援惟茂召日官伍
允孚問以鎮國之策允孚曰如病浚而求醫末如之

何帝使頭輦哥國王趙平章等護王東還王先遣鄭子璵諭國中臣僚出都舊京惟茂欲不從恐衆議不合使致仕宰樞三品顯官四品及臺省各以實封議可否皆曰君命也敢不從乎惟茂忿怒莫知所爲分遣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保人民以拒命使金文庇領夜別抄戍喬桐以防北軍徂所遣夜別抄至慶尚道督民入保諸島按察使崔澗與東京副留守朱悅判官嚴守安謀執夜別抄繫金州以待王還及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全羅按察使權坦忠清按察使崔有滄見王傳諭帝旨皆感泣卽曉諭州郡

西海道按察邊亮聞王還奔詣行在惟茂聞之遣人追之不及惟茂以童稚繼執父權罔知所裁每事決於應烈與樞副宋君斐等姊夫御史中丞洪文系門下省宋松禮外雖面從心常憤惋惟茂將拒命中外洵洵文系謀於松禮松禮子琰及玠俱爲衛士長松禮文系集三別抄諭以大義謀執惟茂惟茂聞變擁兵以待三別抄壞其家東門突入亂射衆乃潰擒惟茂及姊夫崔宗紹欲流于島以蒙使在館恐生他變皆斬于市流應烈君斐及族父宋邦又李成老等乃罷書房三番及造成色朝野大悅咸謂更生應烈剝

髮而逃追者獲之至越庭有少年輩數其罪爭拳之
惟相自剄未殊蒙使見之扼其喉而殺之惟茂母李
氏性妬險凡拒命殺戮多其教也及敗盛服懷珍寶
欲逃趙瑒妻之至門伺之捽髮批頰里有宿怨者爭
聚裂脫其衣觀者如堵不得匿遂入芥田兒童爭以
瓦礫擲之後并其子惟幹惟拒惟提等執送蒙古

趙彝

金裕

李樞

趙彝初名蘭如咸安人嘗爲僧歸俗學舉子業中進
士後及入元稱秀才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譖曰高
麗與日本隣朝發夕至帝乃遣使日本令本國鄉導

元宗遣宋君斐偕元使如日本至巨濟因波險乃還
王遣君斐如元奏曰日本大洋萬里風濤險惡且小
邦未嘗通好帝大怒詰責於是王遣潘阜如日本又
遣安慶公涓如元奏之帝用彝譖怒不解責涓甚嚴
涓還彝矯旨勒雷中路涓復入告中書省乃得還涓
遂憂憤成疾至東京東京人拘僚從劫奪馬價然後
放之彝常以讒毀爲事竟不得志而死有金裕李樞
者亦反人也裕登第求寧公之入質也樞副韓就選
弓箭陪卒裕作詩求行就愛其詩置選中裕既入元
背本國常欲奉使還以逞其欲乃語丞相安童曰海

東三山有藥物若遣我可得安童信之因遣裕及申
百川來裕矜其戎服略無愧色傳安童書曰聞王國
土產藥品可備尚醫用者有大嶺山香栢子六十斤
智靈洞全蜜有體人蔘及朮同郡香麴子五十斤南
海島失母松金剛山石茸大嶺山南榧子松膏餅亦
各五十斤觀音松上水風眠松葉二百斤今遣金裕
往採可給人力令收以歸及裕還王答書曰小邦所
產藥品就問裕等一依名數採進但觀音松上水未
審所在問諸裕則云在洛山上卽欲遣人與裕索之
反云多得風眠松葉則松上水無亦不妨曾啓都堂

稟旨而來便不往索若觀音松上水本無之物也松
膏餅則取松白皮熟鍊百杵和蜜汁而成裕以爲自
生於松上皆誑言也樞上將軍應公之子初名唐古
嘗及入元妄奏金漆青藤八郎虫榧木奴台木烏梅
華梨藤席等物產於本國帝信之遣少闍赤黑狗及
樞等來索之王報中書省曰竊念小邦所儲金漆就
陸時散盡且南方海島比爲逆賊往來之所當更乘
間取獻先將十缸以進其瀝匠當就產地徵來又黑
狗口宣榧木土人謂之白木問其產地於樞則云昇
天郡之今要島也青藤八郎虫亦出於此又珍島南

海產樞實桐栢實距王京千餘里難以立致樞不自
往見而返茲與達魯花赤遣人視其有無待還具奏
先以樞木若干片奉獻八郎虫則樞初言產於喬桐
郡今使人往取則無有也又云出於今要島當復使
人取審其奴台木海竹冬栢竹篔輒隨所有以進烏
梅華梨藤席元非所產昔於西宋商船粗得若干並
此進奉元又遣樞來索大木樞因侵擾不已王欲悅
其意拜將軍樞伐大木載以十艘並載其奴婢貨財
而去未幾元遣樞又索材木樞欲入蔚陵島斫木王
以大將軍姜渭輔伴行樞以三品秩卑言曰三品如

狗耳吾不可與同行乃以簽書樞密事許珙代之王
請于元遂罷之

韓洪甫

韓洪甫檉城人嘗怨其兄洪弼反入蒙古也速達愛
之如子一日給也速達云吾在本國窖藏白金人莫
知之請往取許之洪甫來言於朝曰我之投蒙古以
兄故非背國不勝懷土之情來耳速達牒云韓洪甫
到金郊驛逃竄不還兩國和好不固實由此等姦人
也遣別抄追捕之也速達又遣阿介等來索洪甫及
尹椿閔偁張升才郭汝益松山六人松山升才已死

倂椿流遠島阿介曰死者已矣若洪甫椿可還於是
名倂并洪甫執送椿嘗為楊根防護別監蒙兵圍城
椿率衆出降蒙兵選城中精銳六百使椿領之畱其
兵三百鎮之刈禾備糧餉椿移書春州防護鄭至麟
諭降至麟不聽城守益固蒙兵解圍去後椿自虜中
還言諸將勸車羅大退屯西京車羅大辭以無詔殊
無歸意車羅大嘗將舟師七十艘盛陳旗幟欲攻押
海使吾與一官人乘別船督戰押海人置砲於大艦
待之兩軍相持車羅大臨岸望之曰我船受砲必糜
碎不可當也更令移船攻之押海人隨處備之蒙人

遂罷水攻之具今莫若屯田島內耕守清野以待此
策之上也崔沆然之給椿家一區米二百斛豆一百
斛超授親從將軍

于琰

于琰鎮州人元宗朝以譯語累遷郎將嘗使蒙古因
畱不返與叛人陸子讓請帝以聖旨取家屬王上表
曰在昔春秋之義尚不容三叛人況今皇帝之時何
反受二賊子琰與叛人金守禪俱剃髮在也速達營
訴曰高麗有急必遷濟州今言復都舊京不可信也
速達然之及太子自蒙古還至營也速達欲令琰對

辨太子曰吾寧祝髮被拘豈可與叛人辨哉也速達
愧遣還只留樞密使金寶鼎指揮金大材譯語李松
茂等後琬東還娶林惟相妻蔡氏中書省以朝廷嘗
督取林衍家屬悉赴京蔡氏獨留而琬娶之不可遂
誅琬蔡氏父樞密使仁揆亦坐流靈輿島琬兄弟三
人登科其母例得廩有司議曰凡祿三子登第者毋
爲其生文章輔弼也今琬母雖有登第子三一逆臣
遂止

崔坦

崔坦西北面兵馬營吏也元宗時林衍廢王立安慶

公涓坦與營吏韓慎校尉李延齡郎將桂文庇延州
人玄孝哲等以誅衍爲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
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椽島營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
倉朴守夾京別抄等初平章事洪鈞再鎮西北人懷
其惠稱爲爺涓恐北方生變以鈞子祿道代李信孫
爲兵馬使祿道至營十日而亂作祿道踰垣走欲投
海死分道黃宗諍止之曰吾且往偵待吾還而死未
晚也宗諍久不來祿道以爲見害俄聞有人呼莫殺
營主祿道乃還坦使人言於祿道曰前王再朝上國
以安東方民受其賜林衍鎮州一卒耳有何功德操

弄國柄擅廢吾王邪朝無忠臣坦等奮激欲誅首惡
復吾王耳先平章再鎮北方活我民命尚書今來安
撫有先公之風坦等不忍背德祿道曰諸君不忘吾
父延及後人請釋分道及隨使電吏坦從之祿道遂
還京時閣門祇候韓景胤退老中和縣使其子及弟
旦具坦等叛狀奔告于朝以國子祭酒張鑑為兵馬
使率兵遣之以安撫使李君伯畏賊不得入而還削
其職復遣前侍御史朴休代之休請備儀而去休至
大同江張蓋踞胡牀俟賊出迎賊忽擊鼓而出列騎
江邊使數人挈舟來言曰當今無主宣諭使誰所遣

乎義無迎命惟載從者一人而去數林衍之罪坦殺
西京留守崔年判官柳粲龍州守庾希亮靈州守睦
德昌鐵州守金鼎和宣州守金義慈州守金潤其餘
諸城員吏皆沒於賊成州守崔羣為其下所殺鼎和
之妻大卿李德材女也初入境不障面人皆知其美
至是賊縛鼎和於柱淫之於前金義為人慷慨賊使
行酒憤恚自縊而死義州副使金孝巨出獵于野靜
州戶長尹殷甫聞變馳報孝巨使郎將康用圭跡之
用圭至靈州奔還曰崔坦韓慎等所為也俄而坦等
至大富城時蒙古使脫朵兒來在城中問其故坦詭

言曰高麗卷土將渡入海島盡殺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守欲入告于上國脫朵兒曰近處官吏多在何不殺之坦曰欲稟於公爾脫朵兒曰可執義麟靜三城守以來餘皆殺之於是孝巨及麟州守鄭臣保靜州守韓奮等至脫朵兒曰非我召之實坦也可往見之孝巨曰日官人獵於弊境予蒙恤感戴第國法不得越境故不敢謁耳今幸承命顛倒而來請先謁官人乃許之孝巨因進酒從容言曰今三城守獲謁大官雖死無恨彼諸城守無辜見殺請遣使止之脫朵兒乃遣麾下二人止之獲免者頗多於是孝巨

等二十二人被執歸于蒙古明年坦馳奏蒙古京兵見侵請遣天兵三千來鎮西京帝賜坦及延齡金牌孝哲慎銀牌詔令內屬改號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坦等爲摠管忠烈四年王與公主如元至西京公主召延齡慎問其謀反始末皆伏地汗流不敢仰對十一年坦慎孝哲等執文庇管下人誣與宰相廉承益謀殺已遣人告遼東按察府遣東京安撫摠管來鞠之明年王遣承益及金周鼎趙仁規柳庇等偕來使往東寧府辨之坦等服其誣十六年帝罷東寧府悉歸西北諸城王拜慎文庇爲大將軍玄元烈爲太

僕尹羅公彥季翰為將軍十八年世子在元帝以慎等付之命曰此人雖叛爾國向朝廷有分毫心爾勿大責三十一年慎拜同知密直司事從王如元黨王惟紹讒毀忠宣三十三年與惟紹伏誅籍家產父子兄弟皆沒為奴慎子方固用盍等三人充驛戶方固用和皆登第至是削名籍忠肅十六年方固用和皆許通方固出守梁州用和拜成均學諭

裴仲孫

裴仲孫元宗朝積官至將軍十一年復都開京榜示畫日趣令悉還三別抄有異心不從王遣將軍金之

氏入江華罷三別抄取其籍三別抄恐遂取以聞于蒙古益懷反心仲孫與夜別抄指諭盧永禧等作亂使人呼於國中曰蒙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者皆會毬庭須與國人大會或奔迸四散爭舟渡江多溺死者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兩班在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而下其已發船者乘小艇追射之皆不敢動城中人驚駭散匿林藪童稚婦女哭聲滿路賊發金剛庫兵器分與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會市廊逼承化侯溫為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奕尚書左丞李信孫為左右承宣

初賊謀作亂將軍李白起不應至是斬白起及蒙古
所遣回回於街中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及其
妻皆死之參知政事蔡楨樞密副使金鍊都兵馬錄
事康之紹逃亂出橋浦賊騎追不及江華守卒多亡
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船艦悉載公私貨財子女南
下自仇浦至缸破江舳艦相接無慮千餘艘時百官
咸出迎王其妻孥皆爲賊掠痛哭聲振天地中書舍
人李淑真郎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于仇浦至
浮落山臨海耀兵賊望見恟懼以爲蒙兵已至遂遁
淑真與郎中田文胤等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

得犯賊入據珍島剽掠州郡王命金方慶往討之明
年方慶與蒙古元帥忻都等率三軍擊破之賊皆棄
妻子遁賊將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初守司空李
甫判太史局事安邦悅上將軍池桂芳大將軍姜渭
輔將軍金之淑大將軍宋肅少卿任宏皆陷賊中及
賊敗甫桂芳被殺渭輔之淑肅宏得免歸信孫向耽
羅中路而還邦悅當還都時卜于奉恩寺太祖真得
半存半亡之兆以謂亡者出陸存者入海者也乃隨
賊南下說賊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京之讖於此
驗矣遂爲謀主及賊敗抽身將謁方慶兵士擊殺之

存奕據南海縣剽掠沿海聞賊遁入耽羅亦以八十餘艘從之賊既入耽羅築內外城時出剽竊橫行州郡殺守宰濱海蕭然王遣通精姪金贊及吳仁節等六人招諭之通精留贊餘皆殺之十四年又命方慶與忻都等進攻之賊大潰通精率七十餘人遁入山中縊死耽羅遂平

曹頤

曹頤不知所出或云義興郡驛吏忠烈時宦緣內宦權傾中外忠宣卽位益見親昵累轉右常侍忠肅朝入密直遷選部典書頤嘗娶廉承益孽女與承益外

孫定安君許慶爭財訴於王嬖臣崔安道李宜風爲慶譖頤王以頤得幸忠宣右之頤與萬戶洪綏譖安道下巡軍杖流海島未幾安道復幸於王頤懼密與護軍高子英郎將金良柱謀逃入元比蔡河中等諂事濬王曷窺覩國釁謀奪王位語在河中傳驟陞僉議贊成事進拜左政丞忠肅薨忠惠逼慶華公主丞焉主恥之欲還于元時頤稱疾不出公主召之具道見暴狀頤與洪彬及省官詣忠惠宮羣小當門不得入乃還忠惠追召不聽至永安宮招集百官聲言逐去羣小而陰爲濬王地忠惠率萬戶印承旦金英甫

等二十餘騎至永安宮門閉不得入乃使尹繼宗丘
天祐名頓不出頓以護軍李安張彥吳雲爲巡軍首
領官收國印置永安宮今軍簿摠郎柳衍左思補李
達東軍簿佐郎成元度藝文檢閱金得培守之會金
注莊來自元詐言帝許忠惠襲位忠惠大喜賜馬二
匹頓黨聞之稍稍遁去忠惠榜諭頓等不畏朝廷脅
聚國人謀逆罪莫大焉百官有能歸正者宥使前判
書李兆年名省官及諸宰相曰曹頓陰附審王久蓄
異志諸君胡爲助之頓聞之曰我爲政丞見王荒淫
無道若不聞于朝罪在我身王雖欲殺我我不懼遂

使閔珣連車綴宮門外以備之頓又與彬申伯黃謙
白文舉王伯洪晟趙廉全思義朱柱等及省官令珣
雲安趙炎輝李休李英富韓昇張巨才裴成景等點
軍千餘剪紅綃貼衣爲幟皆執刀杖夜五鼓進襲王
宮忠惠率幸臣數騎出射之頓軍敗走追至巡軍南
橋安射王中臂頓使人設布帳於連車上以防流矢
先鋒攻破連車而入頓勢窮走入永安宮人諭以出
亡頓不聽入公主殿王軍追入射殺之尸于南橋下
執安謙柱昇文舉炎輝巨才等繫巡軍獨宥彬及省
官後王使嬖人金教化執元度謂曰曹頓構亂汝亦

與謀又作贊頤詩何哉對曰百官脅從臣亦無他且
不作詩王命賦詩使典校副令蘇敬夫解之元度嘗
因婦翁贊成尹繼宗爲掌令繼宗如元敬夫因評理
盧英瑞代元度職及繼宗還白王還授元度以故元
度敬夫有隙至是敬夫詭解詩意王怒毆元度且曰
誰與汝掌令官非予所知初因巡軍遂罷其職以敬
夫代之內豎朴仁平亦頤黨也性最姦猾得幸忠肅
拜大護軍王嘗命贊成金士元獻禽于太廟仁平竊
之代以其家瘠肉王知而不能斥尋以罪囚巡軍仁
平以金賂王左右遂免竄逐火者楊安吉頤養子也

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王欲求援安吉黜其
夫以嫁仁平仁平反與頤潛結王欲罪之仁平知之
逃至潘王所與頤安吉相爲唇齒遂背王以國家陰
事訐潘王又引誘柳清臣兵潛與之比趙璉趙延壽
金元祥等陰附之於是王之侍從皆離畔莫適所從
時人曰仁平人猶誤王者必此人也

趙日新

趙日新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卽位授參理還國拜
贊成事錄功爲一等日新挾負絃之功暴橫驕恣請
王曰元朝權幸欲官其族者旣請於殿下又囑臣今

使典理軍簿掌銓選恐有司拘文法多阻滯請復政
房從中除授王曰復舊制旋復中變必爲人笑卿以
所託告我我諭選司誰敢不從日新憤然曰不從臣
言何面目復見元朝士大夫乎遂辭職憲司嘗劾日
新不法日新請與臺官辨憲司囚日新家奴日新毀
獄出之一日王於殿內設火山陳雜戲觀之日新與
王同倚欄檻巡軍府以事囚理問裴佺家奴日新領
卒五十餘人立馬府門外呼吏令釋之吏不聽乃毆
之囑萬戶洪裕竟釋之宰相議以五軍錄事掌都評
議司案牘都評議錄事卽以案牘傳付之皆棄去日

新聽五軍錄事讒鞫都評議錄事金德麟等皆除名
不敘錮子孫王知其不可不得已從之於是都評議
錄事皆缺以五軍錄事及進士學生充之國人畏其
勢莫敢言其弄權自專類此尋判三司事賜輸忠奮
義同德佐理功臣號日新召其黨前贊成鄭天起及
崔和尚張升亮高忠節林沒輪張降注韓範孫奴介
朴西磴廉伯顏帖木兒李松景郭允正聚于其家募
間里惡少謀去奇轍輪轅高龍普朴都羅大李壽山
等乘夜遣人殺之唯轅見殺餘皆逸時王在星入洞
離宮日新率其黨圍離宮殺直宿官判密直崔德林

上護軍鄭桓護軍鄭乙祥等衛士驚駭日新曰毋恐
但除惡耳遂劫王開御寶自除爲右政丞天起爲左
政丞李權判三司羅英傑判密直升亮鷹揚軍上護
軍官其黨有差又除裴天平壤道存撫使張元碩江
陵道存撫使劉廣大鐵嶺防護使李壽長義州防禦
使封義成德泉二倉與忠節和尚等劫金逸逢安震
黃順李濟使之從已相與謀議令忽赤巡軍大索轍
等捕其母妻逮繫滿獄劔戟盈路王與公主移御泉
洞離宮侍衛皆賊黨國人危之日新欲歸罪其黨以
自免夜與和尚入直離宮至曉徐謂和尚曰公佩劔

甚良請觀之和尚授之曰此劔多殺人日新遂以其
劔斬和尚遂勸王出討賊王疑不許日新固請曰安
有無頭而濟事者乎王不得已帶劔幸十字街百官
始聚斬升亮等八九人梟首于市下天起獄斬其子
摠郎明道日新自爲左政丞加贊化安社功臣號授
忠節同知密直乙輔贊成事洪開道密直副使李君
常朴曦代言王移御丹陽大君第日新獻觴于馬上
於大妃公主亦如之王用李仁復言決意誅之幸行
省會耆老大臣密議翼日復幸行省命金添壽執日
新引出門外斬之囚乙輔英傑權忠節君常曦李宗

蔡河老等二十八人賊黨趙波迴聞老母繫獄自來
斬之是時連日陰霾及斬日新天日開霽耆老上書
都僉議司曰竊見趙日新賦性凶殘陰結黨援凡所
欲為略無忌憚監察執義金玗持平郭忠秀舉劾其
罪日新居間廢格及罪言官自度罪盈為衆指目夜
募其黨鄭天起崔和尚等持兵犯闕屠殺衛士迫脅
左右擅開御寶署置官職自為右政丞天起為左政
丞機要之地皆委其黨分遣兇徒恣行殺戮奪攘無
厭衆心恟恟日新欲掩其惡手斬和尚扶王上馬反
害其黨揚言已功陽退為左政丞居王左右露刃使

氣人莫不寒心曰自我肇邦四百有餘年人臣悖逆
未有如此者况歸附聖元以來世尚公主義為君臣
親為舅甥寵錫便蕃固非他國之比雖有元惡大憝
畏聖元德威不敢肆行况今我王天資粹美政令仁
明臣民愛戴如父母日新狂妄一小孺敢稱亂如此
幸今伏辜人心皆快然其餘黨猶保性命原火不可
不盡滅蔓草不可不早除伏望轉控天庭稟斷施行
百官上書征東省曰誘衆弄兵人臣之大逆制刑討
罪天下之通規事係安危理當申達竊惟本國歸附
皇元于今八十餘載仰荷懷綏之德黎民安堵邦國

底寧人知犯分則必誅豈有干名僭踰謀爲逆亂者乎不意賊臣趙日新潛圖不軌擅自起兵謀去奇氏掩襲私第參政逃匿院使見害因縱兵入王宮殺害左右恣行暴虐自知罪不容誅反殺同黨崔和尚等滅口自雪扶王上馬又捕其黨揚言爲功自爲政丞居王左右常露刃使氣人莫不寒心夫日新者潛蓄異謀多結黨援親戚廝養寔繁有徒方其作亂誅之若急禍不可測賴我王默幹神機徐察其變不勞兵刃爰定大難望轉聞宸聽明正典刑元遣宗正府常判梁烈帖木兒吏部尚書不花帖木兒來鞫執送日

新孛子丑厮在燕都者又遣宗正府斷事官哈兒章兵部郎中剛升等來斬天起忠節廉伯顏帖木兒允正君常李龜龍籍其家流君常二子希右希慶配烽卒又斬西磴陳英瑞等十四人杖廣大英傑壽長等十七人震濟以年老免杖贖銅順以子也先帖木兒有寵於帝得免貶洪鐸檜原縣令乙輔光陽監務權濟州牧使流仇天祐元碩閔桓朴良衍孫襲于外鐸日新妻父也元以日新妻子給奇天麟爲奴婢後皇后免其妻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四十五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四十六

叛逆四

金鏞

金鏞安城人性陰譎有機檻恭愍以元子入元宿衛
鏞侍從有勞累遷大護軍及卽位授鷹揚軍上護軍
奏爲行省員外郎元丞相脫脫遣使戒王勿用儉人
贊成事趙日新知申事崔德林要其使言班主金鏞
承旨柳淑金得培等居中用事使者白玉罷淑得培
鏞方寵幸得不罷時行省官多徵求州郡宣使嚴淑
到永州河陽收公廨田稅又斂綜布六百疋驛輸于

京王聞之召鏞責曰省吏出外其禁已久何玩法擾民下淑巡軍獄尋釋之錄鏞侍從功爲一等賜土田奴婢拜密直副使賜輸忠奮義功臣號趙日新作亂犯行宮宿衛者多見殺鏞獨免又不捍禦王疑之杖流海島元將討張士誠遣使募名將王封鏞安城君遣之明年東還拜知都會議司事鏞及鄭世雲洪義與贊成事金普爭權幸普丁母憂密諭行省都事崔介上書請令百官行三年喪鏞等矯旨下其書都評議司逼令施行王悉知其狀流鏞于濟州遂罷三年喪召拜僉議評理尋改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密直辛

貴賤在外妻康氏獨居宰臣多私之鏞亦通焉貴毋告御史臺鞫之鏞以權幸獨免鏞爲巡軍萬戶招集無賴隸巡軍近千人常以自隨八關會忽赤巡軍分隊扈衛巡軍與忽赤爭路挺擊忽赤將軍忽赤訴于王置不問鏞忌克猜恐欲盡除同列密通崔濡爲內應廢王而奉德興立大功于元辛丑之亂鄭世雲與安祐金得培李芳實平紅賊復京都鏞矯旨密令祐等殺世雲因以爲罪而殺祐等凡以爲德興地也及王將還都鏞遂謀不軌遣其腹心金守曹連等五十餘人夜至行宮與王寺斬門者直入相呼爲宰臣稱

帝旨殺侍衛漢龍及僉議評理王梓文睿府左司尹
金台權宦者姜元吉衛士七八人徑至寢殿宦者李
剛達負王匿太后密室賊入寢殿宦者安都赤貌類
王代王卧寢內賊認爲王殺之踴躍呼萬歲旣而知
王尚在佯言於衆曰慎勿驚動乘輿以其黨四十餘
人監宮內諸務促膳夫進膳欲王不疑而出也賊分
遣其黨入城殺留都宰相會諸相以祝釐在妙蓮寺
聞變將往巡軍集兵討賊賊先騎已至妙蓮洞口政
丞柳濯等駭馬由間道至巡軍鏞獨不赴妙蓮先至
巡軍集衆言討賊謂諸相曰諸公領此兵先詣行在

予亦收散卒繼進濯搗鏞異志留以觀變鏞與其門
客巡軍提控華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九十餘人
不訊輒殺之初鏞謀先弑王因縱兵殺諸大臣及聞
王無恙鏞遂從諸大臣赴巡軍陽言討賊賊被獲至
者輒殺之以滅口亂定以討賊爲鏞功策爲一等時
廉悌臣新拜政丞宰樞往賀鏞酒酣謂悌臣曰三患
去矣不樂何爲人莫知所指或謂洪彥博死是謂一
患去紅巾盡殲二患去金守曹連不言而死三患去
或云彥博世雲三元帥也彥博以勳戚爲首相鏞雖
執權不得自逞故云然王終疑之召鏞曰欲下汝巡

軍按問情狀但念前功姑從末減卽流密城郡令巡
軍提控表德麟押行竄其黨之元及大護軍高懽等
數人于外自是月初日月無光無雲而陰及鏞之去
天氣清明尋遣大護軍林堅味護軍金斗移繫雞林
府與按廉李寶林鞫之鏞曰予以八年三宰無欲不
遂豈有犯上之心乎但欲去洪侍中耳堅味等詰云
何以殺安都赤乎鏞無以對遂支解徇于諸道傳首
京師梟于市籍其家瀦之斬其黨十餘人杖流者亦
數十人斗初至密城拜於樓下鏞顛倒下接之自以
罪重見斗褫魄飲於樓上猶未知斗爲何人也酒三

行乃悟曰君是金將軍邪鏞旣誅王追念不已爲之
泣下嘆曰誰可恃者命巡軍勿復問鏞黨

奇轍

奇轍蒙古名伯顏不花幸州人高祖允肅性侈靡事
豪俠附崔忠獻驟拜上將軍歷踐兩省嘗以黃衣喝
道往來倡家行路鄙之官至平章事謚康靖父子教
蔭補散員累遷摠部散郎出守宣州娶典書李行儉
女生軾轍轅輪軾早死李女選入元順帝後宮封
第二皇后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忠惠時帝遣資
政院使高龍普太監朴帖木兒不花追贈子教秉德

承化毓慶功臣封榮安王謚莊獻勅翰林學士歐陽
玄撰墓碑賜之妻李氏爲榮安王大夫人表其門曰
貞節數遣使來錫衣酒以轍爲行省參知政事轍爲
翰林學士本國拜轍政丞封德城府院君轍德陽君
轍轅翰輪倚后勢縱恣其親黨亦夤緣驕橫轅嘗會
宗族宴其母器皿珍羞窮極侈麗見者以爲東韓以
來罕有也內侍田子由妻李氏奇氏族也王幸其家
強淫之子由遂與妻遁輪與田麻頗毆內僚燈燭輩
王怒親至麻頗家索麻頗不得幸輪家以輪還置酒
遣人索麻頗於輪家竟不得廉敦紹轍妹壻也其家

奴恃勢張威福與其黨五六人謀奪人妻矯王命強
迎以歸經三宿夫家始知訟之王怒下巡軍鞫訊皆
服杖流遠島翰肆暴中外苦之忠穆立置整治都監
翰知其罪亡命楊廣道按廉金糾捕送都監杖之轍
族弟三萬亦倚勢恣行不法奪人土田整治都監杖
下巡軍逾兩旬死其妻訴行省理問所繫都監官徐
浩等元聞三萬死遣工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胡
劉等來鞫之復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浩等王薨德
寧公主命轍王煦攝征東省事恭愍將幸行省賀聖
節轍欲並馬而語王命衛士分衛前後使不得近趙

日新謀除諸奇分遣人殺之轅被殺轍亡匿免王表
請于元曰小邦爰自祖宗之代獲叨舅甥之榮土風
雖愧於中原天幸多逢於上國茲者榮安王大夫人
李氏衣冠奕葉禮義名家毓德坤元曾踐黃金之屋
儲祥震索當開碧縷之門竊聞皇朝之法有所謂字
兒扎者合姻婭之歡爲子孫之慶古旣如是今胡不
然若蒙陛下爲大夫人李氏爰舉盛禮特示殊恩則
九族感睦親之義誓永世而不忘一邦殫歸美之誠
祝後天而難老帝遣巒巒太子定安平章等賜字兒
扎宴王與公主幸延慶宮公主太子南面王坐西李

氏坐東王行酒先跪獻太子太子立飲太子行酒獻
李氏次王公主宴將闌使者僉人升坐西階衛士東
階置肉爭噉較勝否爲樂食多而先已者爲勝宴罷
皆百庭連袂立使者在西轍權謙等在東各奏胡歌
踏舞而進俱會庭心以紵絲一疋連執環立歌舞旋
回者數四斷其所執段段而分之是宴翦布作花凡
五千一百四十疋他物稱是由此物價騰踊禁公私
宴及齋筵油蜜果自是遣使賜宴無虛歲本國置李
氏府曰慶昌元遣直省舍人忙哥授轍遼陽省平章
兼賜衣酒元錫王功臣號轍適自遼陽來覲母作詩

賀王不稱臣元遣轍子完者不花改冊榮安王爲敬
王又追封三代爲王授轍大司徒時權謙盧頊俱納
女于元有寵轍與謙等聲勢相倚知天下亂自念積
惡斂怨恐一朝勢去難保預謀自安以親戚腹心布
列權要陰樹黨援將圖大逆閱諸道兵器詐爲詔使
扇動訛言密諭期會約以舉事王先知之託以曲宴
令宰樞皆會宮庭遣判密直洪義宰臣裴天慶等召
輒頊謙及轍子贊成事有傑姪完者不花謙子萬戶
恆舍人和尚頊子行省郎中濟等轍謙先赴密直慶
千興黃石奇判事申青等密白王曰二人已至其餘

子姪及盧頊父子未至若事洩變起不虞不如早圖
王然之卽令密直姜仲卿大護軍睦仁吉乃達赤李
蒙大等伏壯士椎擊轍應手而仆謙走避追及于紫
門殺之血濺宮門遂殺轍從者二人尸于朱橋義爲
亂兵所害奇權麾下狼狽四散禁衛四番軍士一時
俱發劔稍交於路仲卿等率兵至頊家捕殺之尸于
北泉洞路上有傑偕天慶詣闕道聞變走匿完者不
花濟恆和尚等及支黨皆逃竄命中外搜捕沒入三
家奴婢于義成德泉有備諸倉無賴之徒多乘亂攘
奪宮城戒嚴自宰執至胥徒備兵仗宿衛王教曰我

太祖創業垂統設官立法上下相保式至于今我忠
憲王歸款元朝世祖許其不改舊俗以存恤之我國
亦恪修職貢未嘗少違臣節今有奇轍盧頊權謙等
不念元朝存恤之意先王創垂之法席勢以陵君肆
威以毒民罔有紀極予以其連姻帝室所言一皆勉
從猶為不足潛圖不軌欲危社稷幸賴天地祖宗之
靈轍等俱已伏辜兇黨之在逃者奇有傑完者不花
盧濟權恒和尚等罪在不原韓可貴具貞等不從國
令故縱反者是用俱置典刑有能捕告反者以本人
家貲量功充賞餘人所犯一切除之轍等奪占人口

土田都僉議司立都監許人申告各還本主尋捕有
傑完者不花濟和尚斬之恒獨不挾勢免死流濟州
有傑之死也觀者如堵莫有哀者其弟上護軍世傑
平章賽因帖木兒時在元得免轍妻金氏逃難祝髮
為尼獲之繫巡軍幼子賽因亦薙髮匿興王寺捕殺
之流其黨金寧君金魯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兒行
省員外趙萬通同僉洪翊贊成黃河衍評理李壽山
密直王重貴代言黃河晏護軍黃河堤前代言洪開
道前右尹田霖繕工令金義烈宦者大護軍鄭龍莊
杖前密直任君輔廣興倉使林仁起護軍金南得郎

將盧之卿尋殺龍莊翊河衍籍三家財產官賣之太廟令張天翹主之天翹密令其僕納布十七疋買錦衾以歸衆曰此錦匪直十七疋何緣得之共追之僕曰我和賣官天翹奴也御史臺請罪之其弟大護軍天志有寵於王特宥之止免官轍等誅李氏以憂病時國家遣將西北以備元春秋貢獻羈縻而已故音問頗阻皇太子遣金剛吉思迎李氏李氏固辭使者三返太子遣詹事院僉丞保童餽衣酒金剛吉思因畱奉養李氏卒官庀葬事賻米二百碩布二千五百疋世傑妻房氏評理彥暉女也奇氏既滅金鏞脅誘

彥暉私房氏以其有夫不敢自恣乃與其門客崔守雌爲妻及鏞流王繫彥暉守雌于巡軍杖之鏞誅國人奪房氏後世傑迎歸于元元亡賽因帖木兒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右丞哈刺波豆參政德左不花等招集亡元遺衆割據東寧府憾其父誅將寇我北鄙報仇王命池龍壽楊伯顏往擊之賽因帖木兒遁語在龍壽傳

盧頤

盧頤交河縣人娶平陽公暎女慶寧翁主以故驟貴忠穆時拜左政丞封慶陽府院大君特許帶玉張蓋

以寵之頤性貪好奪人臧獲整治都監究治之錄事
曹光乙掌其事頤恨之欲除名錄事籍乃不署五軍
都目狀俟除光乙名然後署之恭愍朝以女納于元
帝拜集賢殿學士後與奇權謀逆伏誅子濟禎言瑛
濟嘗爲行省郎中本國封瑞原君及頤誅濟以後詣
闕自訴竟斬于市禎封昌城君頤誅逮獄流于外久
之召還判密直司事其子瑄與洪倫犯逆伏誅禎亦
杖流尋與子禎及鈞俱誅籍其家恭讓在潛邸娶禎
女及卽位封順妃追贈禎齊孝公嘗封慶原君仕元
爲兵部尚書恭愍十八年自漠北奉元詔來至黃州

王遣大將軍宋光美執言鞫其來故嘗誣服與前監
察王重貴樞密使李壽林及李明等通謀行謀於是
并一行十八人殺之王嘗求龍腦於和義翁主奇氏
不得至是託以與此元通謀下巡衛府又囚重貴等
及前佐郎方得珠獄未幾殺重貴壽林明梟于市髡
奇氏置之尼院皆奇后之族時人憐其無辜得珠附
辛旽免

權謙

權謙政丞溥之子忠肅初拜司僕副正累遷代言轉
民部典書從王如元雷燕五年侍從有勞王還國錄

功爲二等尋陞同知密直司事謙嘗爲合浦萬戶及忠肅復位屢求爲萬戶王不聽謙如元依勢家代李俊爲巡軍萬戶忠穆襲位東還謙奉璽詣行宮拜贊成尋判三司事恭愍初以福安府院君如元納女于皇太子得拜太府監太監謙家奴奪忽只朴元柱妻及李佛臣女置謙家強淫之典法司捕鞠榜暴其罪並其黨三人杖之謙後與竒盧謀亂伏誅

崔濡

崔濡蒙古名帖木兒不花同知密直安道之子忠惠朝累遷軍簿判書曹頤之亂侍從有勞錄功爲一等

仕元爲御史初宰臣趙芬妻馬氏新寡濡強淫之芬弟宦者院使伯顏不花在元聞之訴中政院帝遣怯薛旦驢女鞠問以賂免後又強淫海平府院君尹碩婦其橫恣如此轉知都僉議以事罷奉忠定如元及忠定卽位封鷲城君賜誠勤翊戴協贊保定功臣號尋拜參理王宴元使裴佺謂濡曰爾爲參理我所爲也濡勃然曰吾顧因爾力乎遂拳毆之濡又言於王曰援立之功無出臣右然由知都僉議纔陞參理尹時遇有何功以密直副使拜三宰其父莘係叔父安淑亦嘗爲三宰豈彼傳家之職乎閔思平叱曰汝抄

人之後六宰於汝極矣何不知足濡怒毆思平王怒
濡而未能斥監察司劾之遣所由執濡家婢來濡遣
奴毆所由奪婢而去都僉議司亦劾之時濡弟版圖
判書源怨王有不遜語王下源于獄命右政丞孫守
卿鞫之源不肯就獄強致之令跪源不服曰政丞曾
不知皇帝怯薛不可辱邪拂袂而出濡遂與源率其
弟有龍奔于元恭愍在元還國濡扈駕至遼陽逃還
入元與金元之帖木兒等謀擾本國奏請徵征南兵
十萬于我帝乃遣濡徵兵時國人之在元者咸奏曰
高麗褊小方被倭患且地遠不可徵兵帝然之召濡

還帝將征高郵徵兵于我濡爲元中尚監丞奉詔來
督軍且求槍材王拜濡三司使封龍城府院君濡在
元諂事丞相搠思監及后宮宦者本國人朴不花爲
將作同知又爲同知樞密院事先時諸奇誅皇后怒
欲廢王不得間至是謂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爲我
報仇濡希旨遂與羣不逞說后謀廢王立德興君要
金鏞爲內應妄奏紅賊之難高麗失國印擅鑄新印
用之元立德興君爲王以奇三寶奴爲元子金鏞判
三司事濡自爲左政丞凡國人之在都者咸署僞官
且請發遼陽省兵以來時王不以失位廢貢獻屢遣

使陳請冀悟帝心濡與朴不花等奪所獻禮物表牋使不得達王無如之何遣慶千與安遇慶等屯西北面以備之濡以元兵一萬奉德興君渡鴨綠江圍義州我軍敗退保安州濡入據宣州王命崔瑩節度諸軍戰于隨州之獐川濡軍大敗初濡啗蒙漢軍以利曰高麗王威脅將士使守西北聞新王來則不戰而散事定賞以高麗宰相妻妾資產衆皆信之及渡江我軍堅拒無一人降者蒙漢軍疑我誘致淩入設伏以待及獐川之敗乃知墮於濡計夜詐爲我軍狀呼譟驚動濡軍遂焚其營渡江走我軍追至江不及柳

仁雨康之衍安福從扈千奇等罷憊在後執而殺之濡軍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濡又託權勢謀起大兵而東且請于帝曰如得還國盡發丁壯以充天子衛兵又獻糧餉及女子歲以爲常且於慶尚全羅置倭人萬戶府招誘倭人授金符使爲上國之援監察御史紐憐等言修文德而服遠人乃前聖之明訓斥姦諛以清朝政尤臺憲之當爲夫遠人服則干戈屏息讒人遠而是非益明比聞高麗之爲國也地處遐陬威行海嶠歷代征之而不克號令獨施於一方惟我太祖皇帝肇基北土世祖皇帝混一南服恩威所至率

衆臣服於是授以征東丞相之職妻以公主之榮錫
印主國貢賦歲修旣爲和親永洽國典其國王卜顏
帖木兒傳嫡嗣位恪恭乃職方貢不匱海隅咸服比
關賊之陸梁殘上京於咫尺煨燼宮闕劫掠璽符渡
入高麗欲殘邊境其國王卜顏帖木兒仗義興師誓
殄厥寇爰出奇策屠戮殆絕所獲璽章寶貨等物遣
使來納究其功勳不爲不重豈期伊庶叔塔失帖木
兒旣已爲僧復圖異慮駿奔京闕廣緣羣姦朦朧啓
奏重授印章俾代其位分撥將卒防送入國行未及
境班師西歸故繁纓猶惜其妄加而名器豈宜以復

授致生邊釁有由然矣察其妄誕之謀率皆姦臣樞
密院同知崔帖木兒不花之所致也謹按帖木兒不
花狡獪其心犬彘斯穢本係高麗仕居中土固知國
家之大體實爲阿諛之小人論其才非職任之可加
考其行無尺寸之報效詭妄造釁誣廢忠良似茲所
爲孰不切齒迹其斯人之詭詐揆諸典憲而難容蓋
惡不懲何以勸天下之善邪不去無以彰忠義之心
事雖在於赦前職難存於革後罪幸遇原理合糾正
如蒙准言卽宜遣使詣彼明諭卜顏帖木兒復還其
職安彼遐方以酬前烈收奪塔失帖木兒印章制命

斥還帖木兒不花于本土庶幾息邊塵之復起雪忠義之至寃帝允之收塔失帖木兒印章置永平府械濡送還伏誅

洪倫

洪倫南陽人侍中彥博之孫恭愍王選年少貌美者寘子弟衛倫與韓安權璿洪寬盧瑄等皆屬焉以淫穢得幸倫等常直禁中或終歲不得沐浴皆懷怨懟王使倫等通諸妃嬪冀生子以爲嗣聞益妃有身已五月矣喜曰予常慮影殿無託妃既有身吾何憂乎因問與誰合萬生曰倫也王曰明日謁昌陵佯使酒

殺倫以滅口汝知此謀亦當不免萬生懼與倫安璿寬瑄等謀是夜三更入寢殿乘王大醉萬生手劍擊之頭髓濺壁瑄寬璿安等遂亂擊金與慶尹瑄尹可觀因呼曰賊自外至矣衛士股栗莫敢動宰相百執事聞變無一人至者宦者李剛達先入寢殿見血流滿房詭言上未寧鎖門禁出入黎明太后至祕不發喪百官侍衛如舊剛達以王命召慶復與李仁任安師琦等密議討賊仁任以僧神照常禁中有督力多詭計疑與潘王子脫脫帖木兒通謀作亂下神照獄旣而見屏幃及萬生衣上有血痕下萬生巡衛府

鞠之悉得其狀繫倫等訊之皆服唯安瑄終不服然
倫等辭證明白卽繫安父贊成事方信瑄父密直積
瑄父密直副使鑄寬父判閣門事師普于巡衛府倫
父師禹時出鎮全羅繫倫兄彞百官會于市轅倫萬
生斬安瑄寬瑄及其諸子皆梟首籍產妻妾沒爲官
婢杖方信積鑄師禹師普編配遠州親叔姪堂兄弟
皆杖流辛禍二年政堂文學李茂芳詣復興第曰何
不籍韓方信盧積家復興曰以韓安盧瑄不伏罪而
死也茂芳曰二賊自知大惡至死不服然情狀著見
論以弒逆則其父豈免連坐復興作色不應茂芳言

愈切復興不獲已並籍方信積家執義金承得獻納
安定等交章請誅萬生倫父母妻子兄弟其親叔姪
堂兄弟削職遠流永不叙且大逆非特萬生倫也洪
寬權瑄韓安盧瑄等並宜一體施行禍皆從之仁任
贊成睦仁吉評理邊安烈政堂文學洪仲宣判密直
王安德密直副使禹仁烈等以爲賊臣父兄皆已遠
流請免其死禍曰臺諫之言固是如之何不從仁吉
曰臣從先王在元朝十有一年未聞以夫罪而戮妻
子罪而戮母也若論弒逆則雖舉國受戮尚無憾焉
臣等亦豈得保首領况彼婦人焉能知言甚切至禍

許之時萬生妻已死倫妻臨刑得免命誅師禹彝方
信鏞禎師普及安兄休弟寧烈璿兄定住瑄兄禎弟
鈞寬弟憲流其親族于遠州以萬生倫首惡并流姨
姑之子時池翕利逆黨田民貲產倫萬生之族假法
悉誅初師禹知倫不肖欲殺之未果及倫廢幸寵傾
羣豎師禹白王曰倫人面獸心願無畜宮中王不聽
其在全羅寄書令戒倫縱恣倫反詐於王曰臣兄
彝疾臣官居已右讒臣於父欲罪臣彝臨刑曰固知
倫滅吾門不忍早除以至今日烈曰吾於甲寅之變
年方九歲豈得與聞不肯署名刑書既而曰若是則

違王命也遂就死

金文鉉

金文鉉善州人父達祥官至同知密直司事與吳仁
澤典政柄鬻官贖貨爲世所惡文鉉登第恭愍朝累
遷成均祭酒兄君鼎有愛妾當直遽還家覺房中有
人執之人拔劍擊君鼎突出君鼎大叫僕隸全集人
匿牀下達曉視之乃文鉉也由是達祥疾之文鉉與
署令朴瑀善瑀死奸其妻達祥禁之不能得懼憲司
按治請辛旽曰文鉉不孝願置于外旽曰何罪達祥
不忍斥言但云狂惑文鉉聞之怨恨又忌其兄依旽

門客陳允儉謁晁曰文鉉不幸爲父兄所疾願公矜而活之晁曰汝父兄何疾汝邪文鉉曰我有何罪第畏吾口耳晁曰何畏也文鉉若不忍言者晁疑之密謂文鉉曰汝父兄有何所爲文鉉又若不忍言者晁益疑佯怒曰汝若不言繫巡軍鞫之文鉉遂曰吾父兄談公不德曰將必亡國予適聞之顧畏吾泄此言也晁信之譖王黜達祥君鼎必欲殺之王重違晁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晁遂擅殺之文鉉嘗以事貶在外至是依晁還京後諫官李寶林張夏等言金文鉉黨附逆晁譖殺父兄此正天地所不容王法所必誅

若置不問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請加典刑王不允諫官復爭之不得憲府又請誅之文鉉逃辛禍四年典法司言金文鉉弑父與兄天下大逆而曲蒙恩宥得保首領沈酒酒色無所忌憚此而不誅何以爲國請依律處刑周示四方禍杖流全義縣十四年縊殺于伊山營

金義

金義胡人本名也列哥恭愍末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 朝廷使臣林密蔡斌等還命義護行斌酗酒每欲殺義義不能堪欲害之李仁任亦恐 朝廷問

恭愍之故遣安師琦密諭義殺斌等以滅口至開州
站義遂殺斌及其子執密以甲士三百人進獻馬二
百匹奔于納哈出辛禍下義毋妻子巡軍將殺之憲
司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殺乃沒爲尚州官婢
籍其貲產又繫義兄前判事彦彦踰獄逃後權近入
朝遇義於儀真州舟上自言歸 大明爲指揮征南
蠻捷還時義毋在問之無感容

辛盹

辛盹者靈山僧遍照也毋王川寺婢性狡黠殘暴目
不知書託化緣遊京中誑誘諸寡女淫焉以毋賤不

齒類獨金元命遇之厚恭愍王夢人拔劍刺已有僧
救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后會元命以盹見其貌惟肖
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辨給自謂得道詭爲大言輒中
旨由是密召入內與之談空盹自見王務矯飾枯槁
其形雖盛寒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饋巾襪
必頂戴致敬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髡也鄭
世雲亦以爲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
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賜號清閒居士稱爲師傅咨
訪國政言無不從人多附之盹主密直金蘭家蘭以
二處女聽法盹私之崔瑩責蘭盹疾之譖貶雞林尹

又罷贊成事李仁復密直趙希古洪師範崔孟孫等
引所善蘭及金普李春富任君輔朴曦代之又譖流
贊成李龜壽評理梁伯益判密直朴椿尚城君石文
成分遣其黨上護軍李得霖經歷吳季南鞠營龜壽
等離間上下斥去賢良大不忠羅織成獄瑩等皆誣
服曰請速卽刑乃削瑩等爵尋流陽川君許猷典工
判書邊光秀判事洪仁桂猷子典理判書瑞僉議評
理金貴遂害龜壽貴椿凡誦已者輒中傷虐焰薰灼
大臣以下皆畏之王封眈爲真平侯尋授壁上三韓
三重大匡領都會議使司事鷲城府院君始改名眈

初王在位久宰相多不稱志嘗以爲世臣大族親黨
根據互爲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以釣名及貴顯
恥門地單寒連姻大族盡棄其初儒生柔懦少剛又
稱門生座主同年黨比徇情三者皆不足用思得離
世獨立之人大用之以革因循之弊及見眈以爲得
道寡欲且賤微無親比任以大事則必徑情無所顧
藉遂拔於緇髡授國政而不疑請眈以屈行救世眈
陽不肯以堅王意王強之眈曰嘗聞王與大臣多信
讒間須改之可福利世間也王思前日之夢乃手寫
盟辭曰師救我我救師死生以之無惑人言佛天證

明於是與議國政用事三旬讒毀大臣罷逐領都僉
議李公遂侍中慶千興判三司事李壽山贊成事宋
卿密直韓公義政堂元松壽同知密直王重貴等家
宰臺諫皆出其口領都會議久虛其位至是自領之
始出禁中寓奇顯家百官詣門議事昉揚言曰辰巳
聖人出豈非我歟以元命兼上護軍掌八衛四十二
都府兵元命蘭皆以昉故大用初顯後妻寡居昉爲
僧通焉後歸顯及昉貴主顯以顯妻主饋昉貪淫日
甚貨賂輻湊居家飲酒啖肉恣意聲色謁王則清談
齟菜果茗飲李達東嘗於廣坐謂昉曰人謂公酒色

過度昉不悅罷之諫官鄭樞李存吾上疏極論昉皆
見貶逐自是宰相臺諫皆附昉而言路塞矣昉旣以
計盡逐勳舊評理睦仁吉雖潛邸舊臣以武人不識
字不見忌及其兇詐益露恐仁吉白王因事譖之任
君輔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小失去昉銜之遂譖王并
仁吉同日竄之昉以黃裳李壽山韓方信安遇祥李
金剛池龍壽楊伯淵金達祥李云牧張必禮李善等
爲禁衛提調官於是內外之權悉摠於昉昉迎舍利
于王輪寺並御牀坐袖緣化文立授王令押王受之
愈謹居數日昉還贊成李仁任從昉步至天壽寺兩

府祭正陵。昽不拜，坐對神座，侑食。王謁諸陵，百官皆隨。王拜昽，獨立不拜。柳濯進饌，昽坐受服飾，一如王見者不能辨。王幸高羅里，觀擊毬。昽於帳殿前乘馬侍中，以下起立。昽騎過，垂鞭自若。侍王宴侍中尹桓行酒，昽以飲餘授桓，桓飲之。王步幸昽第，昽與王並踞，無復君臣之禮。每出入，騎從百餘，儀衛擬於乘輿。昽請置田民，辨整都監，自爲判事。榜諭中外曰：比來紀綱大壞，貪墨成風，宗廟學校、倉庫、寺社、祿轉、軍須、田及國人世業、田民豪強之家，奪占幾盡。或已決仍執，或認民爲隸。州縣驛吏、官奴、百姓逃役者，悉皆漏。

落隱置農庄，病民瘠。國感召水旱癘疫不息，今設都監推整京中限十五日，諸道四十日。其知非自改者，勿問。過限事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令出權豪多以所奪田民還其主，中外欣然。昽間一日至都監，仁任春富以下聽決焉。昽外假公義，欲市恩於人，凡賤隸訴良者，一皆良之。於是奴隸背主者蜂起，曰：聖人出矣！判事張海家奴爲郎將，遇海不下馬，海怒鞭之。奴訴昽，昽囚海及其女于巡軍，其欲結羣小以濟姦慝類此。百官常會昽家，車馬填街，而宮門寂然。是日地震，王憂無嗣，形于辭色。或至泣下，昽說王曰：開文殊。

會則誕元良王從之設會於宮中別建淨殿覆以白茅爲道場吹螺擊鼓如三軍鼓角聲振城中都人大駭以爲宮中有變久之乃定緇黃雜流填咽宮掖七日而罷王欣然有得子之望尋幸洛山寺設齋左右爭言今歲大稔王跪佛前曰自不穀在國十有五年水旱爲灾今歲之稔實由僉議燮理王敬眈常稱僉議而不名王上壽太后益妃定妃侍宴眈亦與焉二妃在東眈坐西謂王曰二妃年少聖體不已勞乎密直許綱妻金氏上洛君求煦孫也綱死眈慕其門閥欲娶之金聞之曰我公平生未嘗覩粉黛何忍背邪

遂斷髮爲尼眈聞而止元以眈爲榮祿大夫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王惑眈言冀生子又設文殊會於演福寺中佛殿結彩帛爲須彌山環山燃燭燭大如柱高丈餘負以獅象夜明如晝絲花彩鳳炫耀人目又以金銀作假山置于庭幢幡葆蓋五色曄然選僧三百遶須彌山作法梵唄震天隨喜執事者無慮八千人王與眈坐須彌東率兩府禮佛眈白王曰善男女願從上結文殊勝因許諸婦女上殿聽法眈以餅果散於婦女咸喜曰僉議乃文殊後身也王命忽赤忠勇衛二百五十人晝夜衛眈演福寺僧達孜嘗以識

說昉曰寺有三池九井三池澄淨扶蘇山映池心則君臣心正致太平昉令李云牧役府兵開三池九井是會凡七日暴風三日黃埃漲天御牀爲人所觸而碎王又親設文殊會於演福寺有氣如烟出佛殿三日昉白王曰佛放光昉以道誥祕記松都氣衰之說勸王遷都王命昉往平壤相地及昉還四日猶不朝謁王以久不見悵然不樂使人請見昉曰吾今疲矣明日乃進王命營成均館昉與濯李穡會崇文館相舊址昉免冠叩頭誓先聖曰盡心重營左右皆曰少損舊制可易成昉曰文宣王天下萬世之師也可靳

小費虧前代之規乎有僧禪顯千禧皆昉所善者也千禧自言入江浙傳達磨法王親訪于佛腹藏尋封國師又邀禪顯于康安殿封王師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昉獨戎服立殿上每王一拜輒嘖嘖稱嘆私語宦者曰主上禮容天下稀有其陰媚取寵如此史官尹紹宗在傍昉顧謂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元使乞徹至問曰聞爾國有權王何在時中國謂昉爲權王故云昉在竒顯家由奉先寺松岡出入王宮岡西南有隙地昉白王曰幸就此構小室則庶便老僕進退王許之昉督役不日而成宏敞深邃

於北園構別室重門曲牆明牕淨几焚香獨坐蕭然
若無欲者惟許顯妻及二婢出入凡訴冤及求官者
必遣妻妾先賂顯妻內謁顯妻謂其人曰別室甚狹
不可著表衣止從者令著短衫賫貨賄獨入陳所欲
醜聲流聞判事朴普安三宰姜碩嘗以事遣其妻謁
盹盹欲汙之皆厲聲固拒顯與妻事盹朝夕不離側
若老奴婢然知都僉議吳仁澤與千興仁吉元命安
遇慶趙希古李希泌韓暉趙璘尹承順姜元甫等密
議曰辛盹姦佞陰狡好讒毀人斥逐勳舊殺戮無辜
黨與日盛道誅祕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亾國之語必

是此人將爲國家大患宜白玉早除之元甫與判書
辛貴善會貴遣人假器於元甫元甫曰何用曰將饋
盹元甫曰何用饋我與其其將除之貴聞馳白盹盹
夜令其徒備弓劍以衛詣王告曰盹山水間一柶也
上勒令至此盹不敢違命思欲去姦佞用賢良使三
韓百姓粗得平康然後將一衣一鉢還向山林今國
人將殺盹願上救之王驚問盹具以貴語對乃命繫
仁澤等巡軍及貴元甫鞫之杖流仁澤希古千興元
命遇慶仁吉沒爲官奴籍其家流暉希泌璘承順元
甫盹以其黨李元具爲慶尚江陵道察訪使金鼎爲

楊廣全羅道察訪使高漢雨爲西海平壤交州道察
訪使監察大夫孫湧日詣眈家事皆稟眈坐堂上湧
每出入俯伏堂下玄風人郭儀真眈父墳令守者達
眈眈喜召之卽除正言眈始有寵李齊賢白王曰眈
骨法類古凶人請勿近眈浚銜之以老不得加害乃
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互相干請如李齊賢門生
門下見門生遂爲滿國之盜科舉之害有如此時藝
文館請行科舉王素疑署科或濫且重違眈意不許
旣而聞典校寺書疏祝者惟一人乃幸九齋取李詹
等七人眈惡柳淑譖王殺之前密直副使金精與金

興祖趙思恭俞思義金齊顏金龜寶李元林尹希宗
等謀誅眈思恭洩謀於所善牧使鄭暉暉告春富春
富八白王命繫巡軍鞠之杖流有差眈追遣殺之又
以璘元命嘗與思義通書皆杖殺之眈始因元命進
擢任之至是元命自悔與思義通謀遂見殺眈又欲
盡殺流人訴於王遣孫演于慶尚全羅道其黨洪永
通謂眈曰多殺人何益佛氏罪福報應之說亦可畏
願更思之眈悟更白王召演還眈欲自爲五道都事
審官令三司上書請復之王曰我皇考忠肅王值旱
災焚香告天罷此官天乃雨寡人可忘先王之意乎

焚其書後昫賚諸道州縣事審奏自詣王王戲曰五
道都事審僉議可自爲之又曰大盜莫若諸州事審
事遂寢昫密令春富請移都忠州王怒昫託言松京
濱海海寇可畏以解之王乃下令將巡駐三蘇發民
除道又於平壤忠州皆作離宮及公主魂殿峙供頓
民甚苦之然畏昫無敢言者判司天監陳永緒等上
書以爲近者太白晝見年且饑靜吉動凶王曰何晚
奏邪明日謂左右曰國事大臣不可不與聞與昫議
罷之昫於八閤會揖王受羣臣朝于儀鳳樓王性猜
忍雖腹心大臣及其權威必忌而誅之昫自知鷓張

太甚恐王忌之密謀不軌高仁器洩昫逆謀昫因自
辨於王祝仁器髮放于金剛山實庇之 高皇帝遣
使來錫王命并賜昫綵帛璽書稱相國辛昫王因諫
官言令六部臺省每月六衙日親奏事昫言六衙日
聽政則聽訟官五日內未能窮治請於初二十六兩
日視事從之昫初以頭陀行見信於王旣納蘭女又
畜妾無筭卿大夫妻貌美者必密招私之昫性畏畋
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而食之人謂昫爲
老狐精諸權貴皆怵威爭獻臧獲寶器王猶以不受
祿不近色不置田園信重之昫恣行威福恩讎必復

世家大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虎狼至使仕者夜直其第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道路爲之填塞市不開貨奇顯崔思遠爲腹心春富蘭爲羽翼黨與滿朝王亦有不自安之意稱領相而不敢官王謁憲景二陵眈分遣其黨設伏道旁約行大事及王還宮眈謂其黨曰何不如約其黨曰見上儀衛甚盛不敢犯也眈怒且罵曰爾輩誠怯者也自是日夜聚謀更刻日舉事選部議郎李勣爲眈門客陰籍記之事迫乃匿姓名稱爲寒林居士爲書夜投宰相金續命第卽微服去續命以其書聞王命巡衛府收捕眈黨

顯思遠仁器鄭龜漢陳允儉韓乙松等鞠之王始疑勣誣構不之信及訊其黨皆服乃誅顯思遠龜漢允儉仁器乙松等流云牧辛貴辛修翼日飯僧廣明寺王命承宣權仲和降香賜蟒龍衣眈遂謁正陵王命仁任興邦從之後二日流眈于水原命李成林王安德押行理部憲司請族顯等王曰門下重房何無狀疏邪於是都評議司門下省皆請斷以大義置眈極刑憲府又請誅眈流其親黨籍產澹宅王曰法者天下萬世之公予不得私撓宜如所奏遣林樸金斗于水原誅眈卽召還眈所逐千興瑩希泌承順等初王

與咄春富等同盟至是授樸盟書使示咄數罪曰爾嘗謂近婦女所以導引養氣非敢私之今聞有兒息是在盟書者歟如是者數事數訖可焚此書樸至水原詐報宣召咄喜曰今日召還蓋爲阿只思我也阿只指牟尼奴也水原府使朴東生泣咄前成林叱退之咄當刑束手乞哀於樸曰願公爲阿只活我乃斬之支解徇諸道梟首京城東門初樸與上將軍李美冲侍王王目美冲曰汝知阿只事對曰臣知樸怪之出以問美冲美冲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咄家賜阿只阿只大喜咄謂余曰上數幸吾家非爲我也余具

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咄誅樸謂史官閔由誼李至曰誅咄固甚慶又有大慶上幸官人生子今已七歲咄潛養之不使國人知是亦當誅史官宜知之斬咄二歲兒及姜成乙春富蘭云牧李伯修白絢孫演金斗達金元萬林熙載辛純辛貴林世崔津林仁茂林端沒蘭從弟大護軍千寶端弟郎將桂爲奴皆伏劔自死杖流湧永通金銳許完前承旨金縝春富弟光富元富將軍金重源宋蘭孫湊金安石蘭金鼎吳仲華民部尚書成俊德成汝完禮部直郎吳一鶚趙思謙柳濬朴千祐柳資澤尹德方韓休楊天式羅松金

暉西辛元之金良劔高敏等有差監察司論咄及逆黨妻妾皆沒為官婢勅以功驟遷至政堂文學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六

契丹傳

外夷附錄

北胡種落甚多名稱不一而各有分地與東國接壤而最近者曰元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在秦為遼西都錦州北境蓋東胡鮮卑庫莫奚後魏之先奚契丹所居之地元時為大寧路大明置泰寧及顏福餘三衛謂之福餘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是其遺種也渤海而通稱為遼其北曰達達肅慎黑水女真之地自遼以西曰大漠獫狁匈奴烏桓蠕蠕所居之地大漠之北曰沙漠蒙古居之沙漠之西曰磧突

厥回紇居之又其西爲吐蕃西夏之地秦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女真蒙古皆契丹之別部也契丹地與東國近接而且與高麗同時或絕或通交聘攻伐之際其得失利害所係甚大則不可以不識也作契丹傳

契丹者鮮卑之遺種也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卽鮮卑故地也當唐

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盟部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立其次而代之見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有遙輦次者統諸部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

任事立其次當立者阿保機以代之是爲遼太祖阿保機爲人多智勇善騎射寢臥則火光注於衣上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攻陷城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罷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藥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

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資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于雲州東城置酒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旣歸而背約附梁以求封冊克用聞之大恨而梁冊亦不至克用卒存勗嗣阿保機引兵數十萬破走晉將周德威於幽州晉王遣李嗣

源後唐宗救之契丹數為嗣源所敗乃引歸契丹比他
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浚山置大
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
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
頗同至阿保機稍並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
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
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時梁
貞明二年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
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神冊神冊三年麗太祖後改
以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

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
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朝東
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
屋皆東向是時唐莊宗圍鎮州定州人懼說契丹使
入塞以牽晉師阿保機從之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
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且戰有
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曰趙國有金玉百萬雷待皇
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逆
擊敗之阿保機引兵還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
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

也契丹雖敗歸然自是頗有輕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遣使聘唐以通好乃攻渤海滅之是時高麗開國已八年渤海世子大光顯奔于高麗麗太祖聞阿保機渝盟詐用兵不直契丹絕不與通阿保機滅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封東丹王鎮其地阿保機歸而道死阿保機聞唐莊宗以荒淫致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諸部樂官千餘人非公宴不用述律遣人迎突欲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次子德光德光有智勇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奔于唐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

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狹路唐時置狹石綠疇等戍於此以扼契丹自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乘間寇抄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末趙德鈞鎮幽州於州東五十里築城置戍兵由是幽薊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出寇雲朔之間唐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明宗殂敬瑭叛唐求救於德光德光馳赴太原敗張敬達軍册立敬瑭爲皇帝約爲父子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臨訣執手獻欬脫白貂裘以衣高祖戒

曰子子孫孫無相忘也高祖既卽位割鴈門以北十
六州賂契丹德光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
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
中國之人是時遣使高麗遺橐駝五十麗太祖却之
晉高祖德契丹立已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
三十萬疋德光令高祖不稱臣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高祖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函簿奉冊德光及其母
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立不奉表不稱
臣德光怒傾國南寇與晉師相距于河各自引歸明
年正月德光復南侵出帝軍于澶州遣杜重威戰契

丹于陽城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
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名數
百自是晉人苦兵遣使乞和請奉表稱臣契丹詐令
其將韓延壽高牟翰等僞爲書降晉晉人信之開運
三年七月遣杜重威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
瀛州德光聞之引兵入鎮州遇晉師夾水而陣德光
分兵出晉師後重威被圍糧絕而降於是晉大敗契
丹縱兵入洛陽出帝表降自陳過外與太后出郊奉
迎德光辭不見四年正月朔朝晉文武百官班于都
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立

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宣言諭
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明日被中國冠服視朝于廣
政殿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擅褰左袵胡馬奚車
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
軍省仗樂舞陳于庭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
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開運四年爲會同十
年三月朔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
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
邪是時漢高祖起太原州鎮多殺契丹守將德光大
懼會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明殿如中國
陵寢之制奉

表起居如事生置學士掌答
書詔其書曰報兒皇帝云

召德光乃北歸行至藥

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實之以鹽載而北
晉人謂之帝羝焉求康王元欲立是爲世宗謚德光
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改元天
祿四年爲周太祖廣順元年世宗卒子璟嗣是爲穆
宗應曆十年在後周爲宗訓元年在東國爲光宗十
一年而宋太祖開國是時宋方削平海內而北漢居
遼宋之間爲其障蔽故遼宋未嘗交兵穆宗在位十
八年嗜畋獵荒耽于酒偵鵠失期者加以炮烙鐵梳
之刑左右怖慄開寶二年春獵于懷州醉還行宮夜

近侍小哥等弒之初世宗第二子曰賢穆宗養于宮
中至是賢聞變帥甲騎千人赴懷州羣臣尊曰天贊
皇帝是為景宗改元保寧六年遣耶律昌木聘于宋
始通自是弔賀輒至乾亨元年為太平興國四年宋
太宗攻北漢下之遂伐遼景宗遣耶律休哥禦之宋
帝大敗旋師語在成遼宋之好遂絕景宗任人不疑
信賞必罰能任休哥斜軫韓德讓等屢却宋師而河
東之役破軍殺將財力亦竭太平興國七年景宗次
于焦山有疾卒遺命立長子梁王隆緒生十二年矣
是為聖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國事皆決焉蕭氏賢諸

將相皆用命國內大治改元統和復國號曰契丹宋
遣曹彬侵涿州休哥掩擊大敗之語在統和統和十年契
丹遣蕭恒德伐高麗成宗遣使請和進貢聖宗詔取
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自是高麗行統和年號遣
童子十人往習契丹語統和二十二年遼主奉太后
蕭氏南侵宋真宗自將禦之次于澶淵約和解兵而
歸南朝為兄北朝為弟歲輸三十萬幣于契丹自是
南北講好息民者百有餘年二十八年高麗康兆蛛
語作弒穆宗遼主自將東伐獲兆誅之二十九年改
元開泰後九年又改太平在位四十九年而殂聖宗

理寬滯舉才行察貪殘賑貧乏弭兵以息民設科以
取士政令平壹國以富強契丹之賢主也太子宗真
立是為興宗初宗真鞠於齊天后其母蕭耨斤惡之
至是耨斤自為太后治國事廢齊天后弒之重熙三
年蕭太后欲廢遼主立少子重元重元告于遼主遂
收太后符璽遷於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
為皇太弟初齊天之弒也宋有李宸妃之事至是蕭
后見廢數月而宋郭皇后亦被廢死後六年興宗迎
耨斤以歸事之益謹重熙十一年遣使蕭特末于宋
議割地宋遣富弼報聘語在世家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

西夏契丹討之夏人救之十三年興宗自將伐西夏
夏王元昊上表謝罪請退師十里凡三退將百里每
退輒赍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元昊度馬飢士疲因縱
兵悉攻遼主大敗走還二十三年殂長子燕趙國王
洪基立是為道宗改元清寧復以重元為皇太叔咸
雍二年復國號遼時治平三年也太康元年殺其后
蕭氏初蕭氏賢明生太子濬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
忌后誣后與伶官通廢弒之後又譖濬殺之及其妃
蕭氏濬有子曰延禧生六年乙辛欲殺之遼主始悔
悟出乙辛封延禧梁王乙辛謀奔宋事覺誅道宗在

位四十七年於建中靖國元年殂于混同江之行宮
道宗即位之初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設黉館患
詭而行誦訕之令重告許之賞羣邪並興讒巧競進
賊及骨肉諸部多叛甲兵之用無寧日焉一歲而飯
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尚足與論治道哉
燕國王延禧立是為天祚當道宗時北部生女真漸
強盛乾統二年蕭海里叛入于阿典部天祚遣將討
之不能克女真管度使盈歌請獨取海里許之盈歌
兄子阿骨打策馬追海里擒之以獻生女真自是知
遼兵易與益自肆天慶元年天祚如混同江諸部來
朝阿骨打為人豪橫禮甚倨天祚密諭樞密蕭奉先
託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麓人不識禮義殺之不可

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為也天祚乃止越明年
冬十月阿骨打果率所部叛陷寧江州天祚聞之召
羣臣議蕭陶蘇幹曰女真雖小勇而善射我兵久不
練倘稍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今莫若大發諸道兵
以威壓之庶可服也蕭得里底曰如是徒示弱耳但
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
路都統發契丹奚軍及中京禁兵出店河禦之嗣先
者奉先之弟也其姊為天祚元妃故委任之嗣先兵
至混同江大潰而歸奉先懼嗣先獲罪輒奏東征潰
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天祚信之從焉嗣

先但免官而已自是凡軍敗止免官而不加罪諸軍益懈遇賊無鬪志輒潰還明年正月阿骨打遂稱帝國號曰金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十二月師至駝門都監張家奴叛天祚引還金主追之遼師敗績天祚遁歸諸州悉降附于金天祚遣使議和及議冊禮金主不許遼人責高麗舉兵討金高麗亦不許保大元年天祚殺其文妃蕭氏南面都統耶律余覲叛降于金初天祚有四子長子曰趙王習泥烈次曰晉王敖廬幹文妃出也次曰秦王定次曰許王寧元妃出也晉王最賢得衆心是時金興已八年境土日蹙宋人亦

約金圖遼國勢已不可爲而天祚不以措慮素嗜獵日以淫酌爲事忠信多被疎斥文妃性慷慨作詩以諷天祚銜之奉先秦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余覲之妻卽文妃姊也奉先諷人誣文妃與余覲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天祚又信之賜文妃死余覲懼而出奔降于金明年正月天祚畋于鴛鴦灤各余覲引婁室奄至奉先曰余覲來欲立晉王耳若誅晉王可不戰而自回天祚又信之賜晉王死或勸晉王亡晉王不可遂就死諸軍聞晉王死莫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天祚走雲中遺

秦皇于桑乾河三月天祚為粘沒喝所追走夾山始
覺為奉先所賣誅奉先逐蕭得里底遼李處溫等奉
秦晉王淳稱帝于燕京降封天祚為湘陰王淳興宗
孫也尋卒蕭幹等遙立秦王定為帝而誅處溫十二
月宋童貫勒兵十五萬入白溝河以應金為遼人所
敗貫懼密召金主夾攻金主引兵至燕京遼宰相左
企弓等奉表降於是五京皆為金有天祚奔四部族
已而金主殂天祚復渡河東居于突呂不部先是遼
舊臣立天祚子雅里為帝尋卒立耶律术烈為亂兵
所殺遼宗室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眾西走大石西行至起

兒漫稱帝距遼東萬餘里嘗欲起兵興復未果而卒
謚德宗子夷列立卒謚仁宗仁宗臨卒傳位于其妹
淫暴用事國人誅其妹立仁宗子直魯古為帝直魯
古在位三十四年至宋寧宗嘉泰元年為乃密所滅
西遼開國七十六年宣和七年春正月天祚如党項
亡太祖之祀遂絕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遼凡九主建國一百
五十年而亡

史氏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而款外席卷河朔
樹晉楨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
之邦英謀睿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
連遭弒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
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

鄰好四境又安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缺人望崇信
姦回自掇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
之謀叛亡之迹相繼遙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
良可哀也

日本傳

夷之居東海中者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
戲馬臺而止苟又有夷洲紆嶼等國其地與中國會
稽臨海相望大者數萬戶小者僅一二百戶始無城
郭邑屋之制徙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其後漸習用
兵併吞弱小而一之遂為強國夫蠻夷之國強大而
距我國遠者及近而微者皆不足為邊城患則烏足
以考述哉惟日本距東國最近而大能為東國利害
其羈縻得失之際所係亦重則此不可以不知也作
日本傳

日本開國不知始於何時漢魏之際已通中國稱倭
奴國至唐高宗時在東國爲新羅文武王九年更國
號曰日本蓋惡其舊名而取近日出之義其酋長僭
稱天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始也自其鼻祖一姓相
傳而不改四十六代至桓武天皇十二年命大納言
藤小黑等相地自長岡遷都山城郡卽今之倭京也
在大坂東北七十里桓武第五子姓平氏五十六代至清和天
皇賜第六子貞純姓源氏源平俱天皇之後而宗強
相埒世攻擊爲仇讎至高倉天皇時源賴朝起兵據
鎌倉卽今之江戶也及安德天皇立賴朝進攻安德

安德負其祖母投海侍女從官皆死自是天皇徒擁
虛名不預國政源氏以大臣攝政世襲權位有源了
俊者於麗末通書講好自稱九州節度使其後執柄
者稱曰關白實行天皇之事猶不敢稱王而稱御所
文書稱明教以畿內五縣爲天皇食邑凡官爵除拜
皆出關白而告于天皇印署之除謝拜受其直以爲
需天皇雖不與事然國人尊畏天皇無異平日天皇
一月之內十五日以前則齋戒沐浴不食肉茹葷明
燭達朝危坐十五日以後專以荒淫爲事北史云日本首以天
爲兄以日爲弟日出前爲政日出罷政曰委吾弟蓋日本君長自謂尊重不任事已久自安德以後權臣

用事其俗然也死則長子襲位餘子皆令出家以防嫌逼無子而有女則傳位於女以同姓爲侍男置數十人謂之侍女其婚娶以尊貴無比故不出其族其俗粗解文字而無禮義如此其地東西一千里南北可四千里倭京之東北皆陸地迤西歧而連陸迤南諸島錯居而對峙以日本爲人字形者指此而言也其分道有八六十有六州六百一十縣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卽倭京之畿縣號曰洛陽自倭京以東爲東山道州八曰近江曰美濃曰飛驒曰上野曰下野曰信濃曰陸奧曰出羽轉而北爲東海道州十五曰伊勢

曰伊賀曰志摩曰尾張曰三河曰遠江曰駿河曰伊豆曰甲斐曰武藏曰相模曰安房曰上摠曰下摠曰常陸最北爲北陸道州七曰若狹曰越前曰加賀曰能登曰越中曰越後曰佐渡自倭京以南歧而西折連陸者爲山陰山陽道山陰道統八州曰丹後曰但馬曰因幡曰丹波曰泊耆曰出雲曰石見曰隱岐山陽道統八州曰幡摩曰美作曰備前曰備後曰備中曰安藝曰周防曰長門截海而南諸島錯峙者爲南海西海道南海道統六州曰紀伊曰淡路曰讚岐曰阿波曰伊豫曰土佐西海道統九州曰筑前曰筑後

曰肥前曰肥後曰日向曰薩摩曰大隅曰平戶曰對馬對馬州者在日本之西朝鮮之東南兩國經由之路也自朝鮮之釜山距對馬七百里由對馬而東北千二百里至陽山之赤間關與西海之文字城相對海路之一都會也自赤間一千四百里至大坂城與倭京比而據山海之衝山陰山陽九郡四州皆由此出入亦一都會也其名山以陸奧之金萃甲斐之富士上野之日光為最而不甚高大奇秀多廣野巨浸南海之波豫讚佐尤號平衍而沃饒相模之箱根湖近江之琵琶湖皆方數百里富士山為國之鎮山其

一枝為箱嶺為東海之關防日光峙其東北而江戶據兩山中距大坂千三百二十里形勝險固亦一迤北之都會也其物產陸奧筑前產金石見佐渡但馬產銀備中幡摩之銅豐前豐後之鐵長門之牛甲斐之馬美濃東山之紙美作之硯加賀之絹平戶之布備後之席土佐相模之材木攝津之木花越前之雪鯨備前太和之利劍宇治之茶三源之酒行于國中而筑前河內宜稻海錯無物不備唯青魚獨產於江獸無鷲其宮室之制牕戶皆用裝板如屏障之貼將官家及寺刹或塗以黃金或鑄銅為瓦凡貴家富戶

必置茶屋前庭後園雜植花卉引沼儲水聚石為山
器皿圖書皆用奇古之物爭相傳誇其衣服著長衣
無袴裙以絹為廣帶插長短兩刀衣有化可尊其制
長衣紉老服其制如道袍稍短下纔掩膝無可當其
於其中前制如道袍稍短下纔掩膝無可當其
婁為單衫無袖之號皆於尊前通用公服如團領之
制其袖廣如僧衫無袖直至於兩旁下端疊一
衣腰前後垂之色有紅紫黑之差別高世族才許著
黑勿論公服私服皆能屈伸若在尊前其冠有三制
可尊上起居之際僅能屈伸若在尊前其冠有三制
長曳地行步有礙蓋防其慮外之變也
一狀如紗帽指甚尖而高兩角上一狀如盛炭器
一狀如丁字形汝南無靴鞋履舄之屬其飲食無

貴賤喫兩脰嗜魚膾酒不家家釀必沽飲三源兒島
石經時發凡享客燕需有三五七之制初進七器盤
器取水鳥塗金兩翼以為謂之振舞音樂只有長鼓
玩剪綵花皆盛宴所用
三絃琵琶十二絃琴俗節用正月二十五日八月一
日十月初亥日端午七月望日稱佳節祠春日八幡
佳吉三神其刑法或削竹為錐而刺之或飲以數桶
水仰臥寘長板腹上壓其兩端此其取服得或烹或
斬或生懸於十字豎木上以亂槍刺其兩腋嫁娶不
避宗從甥妹嫁者漆齒以為飾喪葬與北俗略同父
母死無哭泣之節宮室車馬衣服無尊卑貴賤之別

交際見謁無升降拜揖之禮以兩手據地唱答蒲伏以當拜禮脫頭上著物解脫劔跣足露腳以為尊敬之禮名分一定則上下截然禮貌甚恭敬畏遵奉不敢少忽蓋以刑法甚酷少有差失則輒至於死也其官爵之制則皆用世襲之法其執政有大政臣左大臣右大臣之號亦謂之三公而攝政即關白之兼領也有左右大辨中辨小辨左右大史小史之官吏官之職也中務省有卿大小輔大小丞侍從大小錄內舍人之官猶古之中書省也設七寮曰大舍人寮掌中使曰圖書寮掌經籍曰神祇寮掌祀典曰內藏寮掌物

膳曰縫殿寮掌裁縫曰陰陽寮掌天文曆數曰內匠寮掌工皆統於中務省置六部曰式部民部治部兵部刑部宮內省各有卿大小輔大小丞錄以摠諸寮如大學寮諸博士屬式部主計寮主稅寮大藏省屬民部雅樂寮玄蕃寮諸陵寮屬治部準人司屬兵部囚獄司屬刑部大工大炊主殿典樂等寮屬於宮內省而掌饗署之大膳亦其屬也彈正臺主諫諍有尹大小弼忠疏之職左右京職屬以東西市司有大夫權大夫猶京兆之官也王子官僚有端尹權大夫權亮等職又設主殿主膳等署以屬焉如修理勘解由鑄錢造

寺防河施藥檢非法等皆置使領之各有官寮稱以
寮者必有頭允助三秩之官稱以署司者必有首正
佑令吏之官曰院曰司曰使者必有長官次官判官
別當佐尉之屬關白之家亦置官寮倣古家令之例
此其內職之大略而左右近衛府有大中小將監等
官左右衛門兵衛府左右馬寮兵庫寮有督佐權佐
大小志府生等職此宿衛之官也大國守上國守中
國守下國守各有曰介曰目曰極之稱皆為都邑之
職也採寮使鎮守府太宰府有將軍副將軍監軍曹
帥權帥大小貳監典之職此其外職之大略也其品

有九亦有正從之辨不曰品而曰位自謂略倣唐制
而分祿之制實寓養兵之規六十六州各有太守而
土地廣大則有稱以其州太守而分據其地者有不
居其地而遙分其祿者有既專其州而加受他邑之
祿者食祿最多者至百萬石食百石者受祿於千石
之家百石以上皆割地以給自為食邑千石者受於萬石之家萬石
者受於累萬石之家而軍兵一人一年之廩二十五
石故百石養兵四人以田簿而計軍額整然不錯田
制三十步為一畝六十畝為一疇一疇上稅八石中
稅六石下稅五石一石當我國二十五斗農民終歲勤苦罄其

地之入以充租稅採葛根豆葉芋屑以為生無他徭賦役于公者皆給傭價關白以下諸將出入時無調發夫馬之事飲食房屋皆有價錢其市廛三步為一間六十間為一町町置一里門作五家法嚴其更守一市各有主者管其收稅一里亦各有主者以掌役民外方亦如之其民有五兵農工商僧唯僧民讀書解字關白以下待之以士序於將官之右僧有十二宗派各有門戶食肉娶妻者多唯所謂禪宗者為僧道矣兵民衣食有餘日以鍊習武藝為事商民雖富而稅法亦重國有需用皆倚辦於商賈工民技巧而價廉為農者最苦而商工次之兵

民最逸其習尚可知也倭人性輕狡好鬪然弱而易制當晉武帝時在新羅基臨王初年初通交聘至奈勿王時大舉侵新羅羅王敗之入寇東海慕容廆掠其男女數千使捕魚以給軍自通聘後百餘年至實聖王時置營宇對馬島王欲擊之未斯品諫止是時百濟新羅皆與倭交質朴堤上入倭國奪質子歸新羅為倭王所殺其後二百有餘年唐攻百濟百濟借倭兵敗於白江口及新羅統合倭始改國號自是閱羅亡麗興四百有餘年邊釁不作南徼晏然時復遣人獻土物至忠烈王時元世祖遣使招諭日本不奉

詔世祖大怒遣元帥忻都及金方慶等領舟師往征
日本遭風船敗而還蓋自是挑釁矣迄于恭愍辛禍
之際日本入寇全慶地方焚剽劫掠殆無虛歲南邊
一帶人烟斷絕西至海西沮江東北至關東三撒哈
蘭北咸興之境無處不到是時元朝始許其互市自
四明船海而往戈矛劍戟畢具出珍貨貿易即不滿
所欲輒起寇鈔為變淮浙屢被其患而東國尤甚方
是時也日本雖有酋長僭竊之號而諸島羈縻服屬
號令不出於一竊發於淮浙及東國者皆日本西南
島倭之叛者也高麗遣鄭夢周往諭日本日本亦遣

倭僧諭戢寇掠者終不能禁我 太祖擊倭前後數
十戰悉破殲之東國無事然自是日漸習用兵諸
島悉皆服從號令統于一兵甲犀革施鑽舸艦輕利
而剽邀船制不甚堅牢船樣諸島各殊前州蓋島
豫三層塔據周防州上關內一白大圈外列八小黑
圈安藝州鎌刈象乾卦備後州白石繞以七黑圈平
戶岐島三黑圈鑄火器制甚精巧中國亦患之或
曰秦博士徐市率童男女五百人入東海得平陸而
居之日本即其地今觀日本好鬪狠習干戈制刑甚
酷國人懷然莫必其命治郊市用什五之法頗有秦
時遺風豈徐市教之歟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七終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七

九

